童時塾師授讀呂東萊先生左氏博議謂是先生新婚中之作初不知說之所本稍長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亦載有此說未援所出之書提要據自序及先生年譜力闢其說之謬流俗傳聞之失固不必持為典要矣四庫著錄為浙江巡撫採進本標題稍譯注東萊左氏博議二十五卷與此本標題稍新刊詳增補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者不同提要云每題之下附載左氏傳文中間徵引典故亦略為注釋是注不知何人作觀其標題版式蓋麻沙所刊考宋史藝文志有祖謙門人張成招標注左氏博議綱目一卷疑當時書肆以成招標注散入各篇也提要所云核之此本正相合此本前有題目目錄後有牌記述刻書原委甚詳末題皇明正德六年季秋書林劉氏安正堂刊行二十五卷後有木牌記

云正德辛未季秋書林安正堂刊又有後序一篇末題正德乙巳孟
秋朔望五日後學江東張偉謹識而提要云黃虞稷稱有明正德中
有二十卷刊本未見疑即此本特二十五卷訛作二十卷耳然則此本雖
明時坊刻在當時固希見矣坊閒通行本祇十二卷不知何人節刪道
光己亥有浙人雠世璞刻本據云據宋足本刊行其標題與　四庫本
同而與此異蓋同為明初刻本其版式似宋非真宋本也是書　四庫
本有董其昌名字印又有朱彝尊收藏印謂為舊帙之可寶者此本
則自天一閣中散出亦係足本舊刊耳為黃虞稷所稱許精刻雖不及宋
元而槧法古雅黑口雙闌固猶有元槧遺風者吾吳自黃蕘翁顧澗
蘋孫淵箱諸先輩即重視明本載之題跋記中今更百年古刻日稀
人當知所寶矣丁巳夏正四月下旬六日葉德輝記於郋門寓舍

㊀齊寺人貂漏師　寺人貂立無虧　宋襄伐齊立孝公

㊁陽穀謀伐楚　齊歸蔡姬　齊侯伐蔡伐楚

㊂楚伐鄭　齊執陳轅濤塗　齊侯蔡伐楚

鄭殺申侯以說齊　㊃楚滅弦　黃不歸楚貢　申侯城賜邑鄭伯怨歸

㊄楚文王寵申侯　㊅齊威公辭鄭太子華

㊆晉里克卻師敗狄　㊇宋太子茲父請立子魚

㊈會于葵丘尋盟　㊉晉獻公使荀息傳奚齊

秦伯納晉惠　晉侯殺里克平鄭　晉乞糴於秦

秦乞糴於晉　秦晉戰韓原　㊋沙鹿崩

原件短缺

P1-4

㊀虞公敗戎于桑田　晉道於虞滅虢滅虞

㊁齊寺人貂漏師　寺人貂立無虧　宋襄伐齊立孝公

㊂楚伐鄭　齊歸蔡姬

㊃穀謀伐楚　齊侵蔡伐楚

鄭殺申侯以說齊　㊄楚滅弦　黃不歸楚貢　申侯城賜邑鄭伯逆歸

㊅晉里克帥師敗狄　㊆宋太子茲父請立子魚

㊇會于葵丘尋盟　㊈晉獻公使荀息傳奚齊

秦伯納晉惠　晉侯殺里克平鄭　晉乞糴於秦

秦乞糴於晉　秦晉戰韓原　㊉沙鹿崩

隕石鷁退飛　星孛北斗　梁山崩

晉侯論宋災　梓慎論無氷　裨竈論周楚

子產論參商　大雨霓　士文伯論火見

晉侯問日食　晉侯問史趙　裨竈論陳災

星出婺女　景王問萇泓　梓慎論祲

星孛大辰　火始昏見　梓慎論日食　齊有彗星

梓慎對日食　梓慎論祲　梓慎望氛

史墨占日食　楚雲氣如赤烏　楚子賜鄭伯金

趙姬請逆叔隗　楚子封懷　晉使魯歸汶陽田

鄭伯石甗卿　楚復取鄧大石　邢人狄人伐衛

衛叛晉　公孫文子拒衛　秦取梁新里

梁亡　宋公使使弔文公使使弔公用鄫

晉平子用人於亳社

僖皇伐邢

子魚宋公圍曹　隨叛楚

宋為鹿上之盟　楚執宋公

楚宋戰于泓　宋襄公卒

成風請封須句　秦晉遷陸渾之戎　子圉逃歸

宋襄公欲合諸侯　宋公伐鄭

景曦而不害

邾敗魯於升陘　鄭文夫人勞楚子入享于鄭

楚子文使成得臣為令尹　范武子請老

晉懷公殺狐突　晉重耳奔狄　止　降服而囚

秦伯納重耳止頭須見

晉文公秦穆公賦詩

晉侯享公賦詩　辭武子來聘公賦詩
荀林父賦詩　鄭伯宴公賦詩
公享范宣子賦詩　叔孫穆子賦詩　高厚歌詩
穆叔賦詩　公享季武子賦詩　晉侯鄭伯賦詩
慶封來聘賦詩　鄭七子賦詩　遂罷賦詩
穆叔食慶封酺詩　令尹趙孟賦詩　穆叔子皮賦詩
季武子韓宣子賦詩　楚子賦詩
鄭六卿賦詩　小邾穆公季平子賦詩
宋公賦詩

卷十四

介之推不言祿　鄭伯使盜殺子臧　衛禮至殺邢國子
晉文請隧　啓南陽　圍陽樊

晉將伐曹止會諸侯于許　楚子將圍宋止文之教也
楚子入陳　晉文要與楚子搏
魯如楚之師　問原守　衛喜諫高齊師
楚伐宋齊　楚滅蔡　燕姑要天與已蘭
鄭穎要結草之老人　韓厥要子輿
趙嬰要天使　晉侯要大厲　要疾為二豎子
小臣要貢公登天　呂錡要射月　聲伯要瓊瑰
中行獻子要與厲公訟　叔孫穆子要天壓已
魯邾要襄公祖晉侯　孔成子要康叔
泉立人有女要呂臣幕孟氏之廟　趙宣子要文公後之讙

宋元公夢太子欒即位
社宮

晉侯作三行

晉作五軍以禦狄

卷十六

十六年 鄫亟狄師

周叔服相公孫敖之子
滅若敖氏

閏三月非禮

閏三月 火西流司歷過

晉襄公朝王先且居胥臣伐衛
卷七

十七年 太子商臣弒成王

十八年 公如齊 順祀先公

宋神殺惡及視立宣公出姜歸齊

十九年 公以子卑氏之三子為殉

二十年 公禮行

齊昭公使國 惠子高昭子立茶

陳傾子立公子陽生

卷十八

陽處父改蒐賈季殺陽處父

士會不見先蔑

穆伯歸魯復過莒

鄫舒問趙衰看於賈季

歸衛地

晉人夢黍君子立于
宋得夢巳為烏

衛侯夢溫良夫

周公閱聘魯

臧文仲如晉分曹田

晉陽處父侵蔡止泯水而軍

越椒生而子文知其
伯石生而叔向之母知其喪羊舌氏

閏不告朔
衣在申再失閏

出姜貴聘而賤逆

楚滅六蓼

季文子如晉求糴爰

趙孟背先蔑而立靈公

宋昭公將去群公子
穆伯呂弊齊莒

齊人歸公孫敖聲己不視

晉郤缺言於趙宣子

卷十九

宋襄夫人殺昭公之黨 宋襄夫人殺昭公

貧鄭父殺先克 范山說楚子圖北方

楚范巫商似謂成王子玉子西皆強死 宋殺申舟

楚文無畏戮宋公僕 宋殺申舟

孫得臣養長狄僑如 宋殺申舟

卷二十

秦伯使西乞術來聘 隨會料晉師

吳將伐魯問公孫輒公山不狃 晉使魏壽餘偽以魏叛以誘士會 晉使魏壽餘偽以魏

卷二十一

趙盾納捷菑于邾 周公王孫蘇訟于晉 周公王孫蘇訟于晉

秦伯圍鄭 秦師過周北門 秦使孟明為政

晉秦戰彭衙復用孟明 秦濟河焚舟

晉國莊子聘魯郊勞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

鄭公孫段相鄭伯禮焉境 昭公如晉郊勞贈賄

無失禮

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 趙簡子問子太叔揖

講周旋之禮 狼瞫死秦師 楚人滅江秦伯降服

卷二十二

隨會能賤而有恥

齊靈公娶魯顏懿姬 邾文公子顏父 邾文公子顏子繹

楚鬬克公子燮作亂 晉公子商人襲施於國

季文子如晉 齊人赦單伯歸子叔姬 單伯請子叔姬

齊人赦單伯歸子叔姬

宋華耦辭宴

公孫敖二子 齊人侵我西鄙 楚大饑庸人帥群蠻
叛楚 鄭子家為書告趙宣子
邾鄫閻職弒齊懿公 襄仲殺惡及視 止立
言一公 季文子出莒僕
公子 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

卷二十四

晉不競於楚 鄭人侵狄 鄭伐宋囚華元
晉趙盾侵鄭 楚滅蔡侯氏 晉靈公不君
晉趙穿弒靈公 許悼公飲太子止藥卒
晉成公為公族 楚子問鼎

卷二十五

鄭公子宋公子歸生弒靈公
楚圍鄭 楚敗晉於邲復救鄭 楚子伐鄭
晉小鄭以整 晉賞荀林父 赤狄伐晉晉殺先穀
晉會狄于攢函 楚子從申叔時諫復封陳
楚子伐蕭 公孫歸父言魯樂
汝水文峯 胡 嶽英 錄正

目錄畢

東萊博議坊間有久原卷八止共題九十語
句繁巽篇中訛錯字反差意蓋所觀者嚐寔
濫視予寓南都宦友及第稱今重新足本傳
議二十五卷題篇共計百七十餘詳增補註
省間不足用資求回今以新刊謹依京本通
傳名世字句真全觀覽明辯意惠朗然幸鑑

皇明正德六年季秋書林劉氏安正堂刊行

新刊詳增補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一

鄭莊公共叔段

隱元年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岩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太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為己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眾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太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太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

釣者負魚（釣者喻莊公）魚何負於釣（魚喻叔段）獵者負獸（獵者喻莊公）獸何負於獵（獸喻叔段）莊公負叔段（莊公陷叔段而殺之猶釣者獵者也）叔段何負於莊公（叔段元知而為莊公所陷猶魚與獸也○此為引喻立意之格）且為鈎餌以誘魚者釣也（此說主意發明釣者負魚）為陷阱以

誘獸者獵也發明獵者貢獸不責釣者而責魚之貪餌魚而知故貪餌不責獵者而責獸之投穽獸無知故殺餌。此二句言叔段無知不足責叔段無理也莊公雄猜陰狠入事○四字形容莊公至險視同氣如寇讐兄弟本同一氣而生莊公乃視其弟如賊寇讐然而欲必致之死以殺陷其弟於死地故匿其機而使之狎戲養其惡而使之成養其弟之情欲使其肆無忌憚縱其欲而使之放肆無忌憚使之習與成性過惡成罪然後因其罪而誅之以快己意此莊公之用心險也甲兵之強太叔具甲兵卒乘之富太叔具車乘莊公之鈞餌也甲兵卒乘鈞餌也先予之以啗其欲啗莊公之鈞餌百雉之城太叔京城過百雉為一堵三堵為一雉兩鄙之地太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又封以二邑俾廣其地使得收其賦稅以為養兵之資此莊公之陰穽也陰穽彼叔段之冥頑不靈太叔無知貪耳獸耳無以異也豈有見鈞餌而不吞過陷穽而不投者哉言叔段不足責當責莊公導之以通而反誅其逆前以甲兵之強啗之以百雉之城兩鄙之地導之以通其叛逆之路也及其叛逆既通而後誅討之以快己意是一箭血脈莊公之心承上文險字發明莊公之用心以謂亟治之則其惡不顯而人必不服未知太叔之貝其惡已暴養成太叔罪惡人必無辭人不得以議我其始不問者其終不問者將多叔段之罪而斃之也乃從而誅討之殊不知叔段之惡日長而莊公之惡與之俱長應在後發明莊公罪惡人徒見莊公欲殺一叔段而已富人所見於如此吾獨以為封京之後東萊自述己意章伐鄢之前封京是武姜請京時伐鄢是太叔入鄢時其處心積慮曷嘗須臾而忘叔段哉莊公此時念念欲殺其弟苟與一念是殺一弟也苟與百念是殺百弟也此時雖未殺弟而念念常存與真殺弟何異千萬計是亦殺千萬弟而不可計也一人之身殺其同氣至於千萬而不可計天所不覆地所不載飄風四海之波亦不足以滌其惡矣莊公之罪顧不大於叔段耶應前惡與之俱深吾嘗反覆考之此後莊公之陰然後知莊公之心天下之至險也此段別立新意而以險字貫上段血脈祭仲之徒不識其機祭仲之徒指公子呂反諫其都城過制百雉國之害也不知莊公正欲

其過制言祭仲專鄭莊公之計諫其厚將得衆不知莊公正欲其得衆厚將得衆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自及之計公子呂字子封是舉朝之鄭大夫皆隨其計中矣言莊公用心之險是以歎舉朝人謂鄭国風氣詩人謂鄭國風將仲子篇者反刺其不勝其母以害其弟之詩人不識其機詩人作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馬不知莊公正欲得不勝其母之名母謂武姜刺其小不忍以致大亂永出將仲子序不知莊公正欲得小不忍之名二事言詩人之計是舉國之人皆隨其計中矣言莊公用心之險足以驚舉國之人舉朝隨其計莊公之機心猶未已也又推廣險寡人有兄弟以致此言寡人莊公自稱兄弟謂叔段而曰寡人有兄弟國人皆稱其善而莊公使翳其口於四方謂出其惡況能久有許乎隱十一年夏魯鄭伯于鞏謂代許也欲遂入許鄭伯乃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東偏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寡人惟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叛以自為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而使翳其口於四方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綏此民也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其為此言東萊是莊公欲以欺天下也用心之險欲欺

天下段如此太甚未非出於不心魯殺之十六年夏魯鄭伯如齊朝公父定叔出奔衛衛侯以其近於公也館諸其邑而饋之三年而復之復召定叔歸之言不可使其叔無後於公子段之子孫則其叔有後於鄭舊矣莊十六年夏諸侯伐鄭宋故也鄭伯自櫟入緩叔段二段之子孫鄭父檀為不孔故也鄭伯治兵於雜斜之劇者九月殺公子強組公父定叔出奔衛三年而復之不可使其叔無後於用心之險欲欺後世也後世使知太叔段之不能其後

既欺其朝又欺其國又欺天下又欺後世總上文四節意喜之言哉

莊公徒喜人之受吾欺者多此莊公先欺人而不知吾自欺其心者亦多自欺其心受欺之害也欺人之害心害也又以欺字分害之輕重引此以證心害而身死亦次之引此以證心害而身死者所喪甚輕謂受欺者在此者所喪

欲欺人必先欺心接上段欺字立論血脉不斷

身害此莊子受欺者身雖害而其心固自若言受欺之害輕彼欺人者身雖得志其心固已斷喪無餘矣言君子之害重在彼者所喪

甚重謂數心諸本欲陷人而卒自陷是鈞者之自吞鈎餌獵者之自投陷
穽也此與起語首尾相應且言莊公本欲誘陷太叔而不知自勞費
心之害與鈞者獵者自投陷穽何以異乎今人作文
斷知首尾相應之妙非天下之至拙者詎至此乎拙者勝之反以至敝
喻至險此文章妙處故吾始以莊公為天下之至險終以莊公為天下之至拙二句斷盡一篇意

潁考叔還武姜

鄭伯克段于鄢遂寘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公食矣未嘗君之食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潁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公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為母子如初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物之浮其天者其終必還凡出於自然而莫知其所以然者天也羽之浮石之沉矢之貫革土之止水之動自古固然而不可加損焉非天乎有以人力勝之則羽可積而沉也石可載而浮也矢可操而曲也遂可馳而動也水可鑿而止也人力既窮則未有不復其初者焉不積之則羽還其天而浮矣不載之則石還其天而沉矣不操之則矢還其天而直矣不馳之則遂還其天而曲矣止者土之天也鑿者窮則水之動固自若也動者水之天也壅者窮則土之止固自若也有限之力豈能勝無窮之天也耶子之於父母天也雖天下之大惡其天未嘗不存也莊公怒其弟而上及其母因之城潁絕滅天理居之不疑觀其黃泉之盟終其身而無可移之理矣居無幾何而遽悔焉是悔也果安從而生哉蓋莊公自絕天理天理不絕莊公一朝之忿赫然勃然若可以勝天然忿矣之時天理初無一毫之損也特暫為無氣所蔽耳血氣之忿猶溝瀆焉朝而盈夕而涸而天理則乾坤同流而不息也忿心稍衰愛親之念油然自

還而不能已彼頴考叔特迎其欲還之端而發之耳其於莊公之天理初無一毫之增也考叔之見莊公不感之以言而感之以物而感之以天愛其母者莊公之與考叔同一心也同一心是同一天也其啜羹其舍肉其遺母皆天理之發見者也考叔以天示之莊公以天受之故不下席之間回淄天之惡為蓋世之善是豈聲音笑貌能為哉惜天考叔得其體而不得迎其欲還之端而發之耳其於莊公之天叔以誓母之故考叔盡告之曰醉之所言醒必不踐狂之所行瘳必瘳也君之誓母之辭未悔則必以為是猶未悔也是猶以為是也莊公若聞此言則其私情邪念不為既醒而猶踐之則其狂必之不過飾非之地莊公天理方開而考叔遽以人欲殺之可勝歎哉不悖改焉是猶未悔也是猶以為是也莊公若聞此言則其私情邪念

泮雪消而無復存者矣考叔乃曲為之說俾莊公闕地及泉隧於父過飾非之地莊公天理方開而考叔遽以人欲殺之可勝歎哉不特莊公之天理當考叔發闕地及泉之言考叔胷中之天理所存亦無幾矣故開莊公之天理者考叔也蔽莊公之天理者亦考叔也向若莊公辜而遇孔孟秉一念之悔實其天理而大之六通四闢上不失為虞舜史記虞舜父頑母嚚弟傲皆欲殺舜舜不失子道父頑母嚚弟傲皆欲殺舜舜自參志存孝道後母愛之無恩供養不衰豈止為鄭之莊公哉惜夫莊公之不遇孔孟而遇考叔也

周鄭交惡

隱三年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為質於鄭鄭子忽為質於周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周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苟有明信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蘊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而況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

[注]終篇以名分主張首責左氏不合並舉周鄭無天子諸侯之分與鄭交質不以天子自處自失君臣之分

天子之視諸侯（天子君諸侯臣）猶諸侯之視大夫也（猶諸侯為大夫為諸侯之臣）季氏之於魯（季氏魯公子季友之後）如二君矣（其後季氏專魯之政）而世不並稱之曰魯季氏（魯國之權臣）陳氏之於齊（陳氏出奔而仕於齊）如二君矣（其後陳氏專齊之政）而世不並稱之曰齊陳（齊君而陳氏臣）蓋季陳雖強猶魯之臣也（結上文意謂諸侯大夫無並稱之理）烏可以君臣並稱而亂其分乎（君臣並稱則蕩無等畢而名分亂矣）周天子（述本題事）鄭歟（鄭謂王無之）左氏（左氏信有罪承上句說周平王自失下意吾以為左氏之事周平王天子也諸侯為臣諸侯也始以君臣叙平王莊公之事鄭莊公諸侯也始以）亦不能無罪焉（罪字句）並稱周鄭交惡（惡如字○見本題出處）而責鄭伯入為卿士（鄭伯謂武公）君臣之分猶在也（諸侯為天子之卿士其分甚明）君之於臣賢則用之不賢則去之（任賢去邪權在天子）復何所隱哉（應在下文）平王欲退鄭伯而不敢退（見賢不敢用）是（指不敢退）反為鄭伯（指莊公）欲進虢公而不敢進（見賢不敢用）是（指不敢進）虚言以欺其臣（謂王曰固已失天子之體矣）無之（無交質之事）固已失天子之體矣（其甚至於與鄭交質）轉二意責平王不合與鄭交質（轉二意責平王不合與鄭交質之事未出識今周室雖有此信不足然後鄭國有此事）交質（鄭國之事也）降其尊而下質於鄭（平王以王子降其尊而下質於鄭忘其卑而上質於周莊公以公侯為質於鄭鄭忘其卑而上質於周莊公以公子忽為質）尊卑之分蕩然矣（自此無復君臣之分）未交質之前（周鄭無異）周為天子（君臣之分猶在）鄭為諸侯（君臣之分猶在）既交質之後（周鄭無異）周鄭等耳（與鄭無異）亦何訴憚哉（自是鄭不復尊周）温之麥洛之禾（温洛皆周邑名）宜其棄載而不顧也（陌以不敢取用其麥禾）向若平王始惡鄭伯而亟黜之（又是一意設使平王果能如此鄭雖跋扈猶在）天子至尊（猶自若也）畢竟周為天子（畢竟周是天子）苟與之貿（貿轉）易（貿周）是自處以列國（自處同諸國之事）而不敢以天子自處矣（平王自不能為天子）謂周為君哉（謂周不復為君）鄭不復知（鄭不復知）歲改月化（積習之久）豈知周之為天子也（只似鄭相攻）使周素以天子自非諸侯之叛天子也是諸侯之攻諸侯也（只似鄭相攻）使周素以天子自

處承上文又轉一轉至尊至嚴之分鄭遽敢犯乎何緣便敢犯分用兵惟周以列國自處又轉故鄭以列國待之所以用兵不忌天下亦以列國待之人皆見其勢均體敵故鄭以兵伐之所以列國待之所以並稱周鄭周不自伐鄭未必敢伐之也周自伐其名分故鄭以兵伐之亦以列國待之所以並稱周鄭周不自伐鄭未必敢伐之也無王之罪左氏固不得辭憲起頭二節責左氏並解周公周與鄭交質雖然結尾別發新意左氏所載君子之言左氏之筆周是左氏秉筆行文然亦推本當時君子之論也畢竟因君子議論而紀載之其論周鄭繄謂之二國而無所輕重言君子結二國之信是當時之所謂君子者舉不知有王室矣君子指為二國是亦戎狄不接知周為天子戎狄不知有王未足憂也諸侯不知有王未足憂也諸侯亦有國是其常態盜賊不知有王未足憂也君子深晓名分至于名為君子者亦不知有王君子深晓名分無見謂者異於戎狄諸侯之不知有王室者其誰乎是無一人為周為天子矣此亦謂周鄭為二國與普天之下不知有王同風周室不復振矣

宋穆公立殤公

隱三年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公馬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群臣願奉焉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於鄭鄭公卒殤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去聲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其是之謂乎

生意 責宣公好奇好高不傳於子而傳於弟所以啓弒奪之禍

人皆愛奇而君子不愛奇人皆愛高而君子不愛高君子之情未嘗不與人同也而愛惡與人異者何也蓋物反常為怪地過中為偏自古自今惟一常也自南自北惟一中也是常之外而復求奇焉斯怪

矣是中之外而復求高焉斯偏矣是故衆人之所謂奇即君子之所謂偏也至貴莫如金至多莫如粟然食粟則生食金則死反常之害蓋如此適百里之都而必行千里之路其行愈速其都愈失吾又知中之果不可過也君子所以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治民無之政治兵無可喜之功者曷嘗嚴奇而畏高哉奇若果奇則君子已先出於高矣其逡巡退縮終莫肯就者非不愛奇也不愛怪也非不愛高也不愛偏也苟惟不然則辭赫赫之名受祿祿之毀果人情也哉有國者傳之子常道也不易之謂常不偏之謂中常二字作一偏脊子　宋宣公以為是未足以為奇必傳弟穆公而使之遂其子穆公為奇焉則不中是未足以為高必傳弟以為高焉則不常不常則不中穆公而使之殺其身穆公與夷也相二公馮試與夷公羊氏以為君子大居正此引公羊論斷謂君子以君正道為大不必好奇以高宋之禍宣公為之也好奇好高所以取禍其說既無以加矣敢公羊說吾嘗推宣公之意東萊又推廣其意而論之必以為衆人建國俾父子之相繼者為衆人設也勿忽棄中常之道堯何人哉堯聖人也不傳之子而傳之禹舜之子丹朱也舜何人哉舜亦聖人也不傳之子而傳之舜禹均也吾何為以衆人自處而不慕堯舜至奇至高之行乎應前奇高二字以上是推宣公之意殊不知此下是承論斷道無不常亦無不中斷以常中二字傳賢之事堯傳舜舜傳禹自衆人建國視之則以為奇以為高自堯舜視之則見其常而不見其奇也道何奇之有扛萬鈞之鼎三十斤為一鈞為獲以為常為獲古之有力人以為勇游千仞之淵八尺為仞津人以為常津人事見莊子以游此深淵但為常事而他人以為神他人無津人之技以為神未至堯舜而竊效焉後世未至堯舜而效其所為是懦夫而舉為獲之鼎雖子雖子以諭宋宣公為獲津人以諭堯舜何往

而不殺哉宜其取弒
奪之禍也

衞州吁

隱三年衞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衞
人所為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媯生孝伯早死其弟戴媯
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
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
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
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
憾而能膽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
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
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以除禍也君人者將
無乃不可乎弗聽州吁驕奢好兵莊公立乃老
隱四年春衞州吁弒桓公而立厚賂四國以脩好于是陳
陳曰衞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為也此二人者實弒寡君敢
即圖之陳人執之請涖于衞衞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
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蒞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碏純臣也
惡州吁而厚其寵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衞人評之曰勤而無怨其是之謂乎

未見之情人所未知未動之情已所不知蓋天下之事其迹可指
著使人評之曰勤而無怨其是之謂乎然未動之情已所不知蓋天下之事其迹可指
著使人評之曰勤而無怨為是孰為非孰為
誠孰為偽猶參差而不得其情況人情之未見於外者乎此邑厲內
荏面剛心柔之徒所以每誤天下後世也情之未見蓋難知如此抑
又有甚難知者焉博者必盜當博之初未有決鬬之情也然則必至於
必至於盜言者必鬬當言之初未有為盜之情也然則實則
鬬蓋情則有盜之理言則有鬬之理其情未動其理已萌非獨人不
覺已亦不能自覺焉豈非天下之至難知者乎莊公之寵州吁不
渭於所愛而已初不知其基篡弒之禍也雖州吁受寵之初亦未
嘗有篡弒之心也及因寵而驕因驕而縱因縱而暴莊姜惡之威公
忌之州吁始憂不能自免而求免之心生矣有篡國之利誘其前有
殺身之禍迫其後而弒逆之謀成矣彼州吁之初心豈自料至此哉
石碏之諫善矣惜其進言之晚也方碏之諫州吁既有寵矣既好兵
而不禁矣有寵而驟奪之能無怨乎不禁而驟禁之能無怨乎惜使

莊公聽之父子之際所傷已多矣況又不聽乎晉苟能止於未發則
威公不至於秋州吁不至於逆國不至於弟子不至於戮矣雖討賊
之忠凜然與衛國相終始吾猶恨其不能消患於未形而徒救患於
已形也嗚呼衛至褊也州吁至微也其篡爭猶蜜觸氏之戰見莊子一
切不足論也吾獨因州吁之事有所懼焉殺人不忌者世謂之暴貪
貨無極者世謂之貪沉湎昏縱者世謂之荒陰賊詭譎者世謂之險
苟無故加人以四者之謗其不愠見者幾希抑不知世之所共指者
特情之已發事之已彰者耳吾平居暇日一偏於怒則雖未嘗殺人
而一念之暴已藏于胷中矣一偏于愛則雖未嘗貨而一念之貪
已藏于胷中矣未能廓然則雖無沉湎之過而一念之荒已藏於胷
中矣未能平心則雖無陰賊之過而一念之險已藏于胷中矣四者
之根藏于胷中伏而未發雖吾亦不自知其惡也是不由州吁嘗殺
之初[illegible]之惡已藏於胷中而不自知乎治大一念之惡藏于胷中
者飢飽遇事則見遇物則動外之惡習名曰[illegible]之惡習應外
之惡習以惡合惡若川之決若火之燎有不[illegible]者吁亦危矣君
子之治心當明白四達俾秋毫之不正無所容而後可苟容秋毫之
不正焉猶播一粒之稊稗雖初未見其害假之以歲月潤之以雨露
未有不茫然為多稼之賊者蓋既有此粮必有此苗欲除稊稗之害
當除稊稗之種可也然則禁過者苟未知過之所由生而何暇州吁
之笑哉

臧僖伯諫觀魚

臧僖伯諫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
事[illegible]公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
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
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
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
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

狙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阜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

注意　以禍理心三字爲經以畏信樂三字爲緯請進諫之道戒之以禍而使之畏諭之以理而使之信不若悟之以理而使之樂也

游宴之逸人君之所樂也諫諍之直人君之所不樂也以其所不樂而欲奪其所樂此人臣之進諫所以每患其難入也然則進諫之道將柰何曰進諫之道泛言凡進諫者使人君畏吾之言不若使人君信吾之言則在後使人君信吾之言不若使人君樂吾之言應在後。以畏信樂三字分三節戒之以禍者所以使人君之畏也解第一節畏字喻之以理者所以使人君之信也解第二節信字悟之以心者所以使人君之樂也解第三節樂字。以禍理心三字爲[illegible]

諷[illegible]天寶之亂[illegible]閒龍肖而不能[illegible]敬宗驪山之行宗欲幸驪山溫湯左僕射李絳諫不聽張權輿伏紫宸殿下叩頭諫曰昔周幽王幸驪山爲犬戎所殺秦皇葬驪山國亡元宗宮驪山而祿山亂先帝幸驪山而享年不長上曰驪山若此之凶邪我宜一往以驗彼言遂幸溫湯卽日還宮謂左右曰彼叩頭者之言安足信發舉臺城之圍梁武帝崇信佛法其後侯景叛兵破建康幽武帝於臺城而殺之而不能解憲宗佛骨之惑元和十四年鳳翔法門寺塔有佛指骨上遣使迎至京師留禁中三日韓愈上表切諫以爲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黃帝以至禹湯文武皆享壽考百姓安樂當是時未有佛也漢明帝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梁武帝凡三捨身竟餓死臺城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矣上得表大怒乃貶愈潮州刺史豈非徒以禍戒之而未嘗以理諭之邪此上二事所謂使人君畏而不能使之信者論朝會之禮諸侯有相朝相會之禮而不能止莊公之觀社莊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非禮也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論律呂之本樂有十二律管六陽爲律六陰爲呂而不能已景王之鑄鍾昭二十一年春天將鑄無射伶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輿也而鍾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鍾之輿以行之小者不窕大者不槬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樂窕則不咸槬則不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鍾槬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豈非徒以理諭之而未嘗以心悟之邪此上二事所謂使人君信

而不能使之樂者 蓋禍固可使人畏然遇驕慢而不畏者 謂善發宗憲宗則吾說窮矣謂張懷禮歸愈言不入 理固可使人信然遇昏惑而不信者 謂魯穆公周景王則吾說窮矣謂曹劌沿州鳩之言不行 臧僖伯之諫隱公題事先之以不軌不物之禍應前戒之以禍次之以鬼狩治兵之理應前論之以理其言深切著明陽可使人畏禍故可使人信理故可言然說不能回隱公觀魚之棘者 謂僖伯棄是二者諫卒不行殆不悟此 彼隱公之心彼上文心字說方溺於觀魚之樂 樂字應前樂在內觀魚之樂在外使隱公之心誠能以吾道之樂易觀魚之樂 周易坤卦文言吾道之樂則怡然自得 謂悟心釋於言盍於背用孟子語暢于四支 語出大學以心廣體胖也又何樂雖與之觀天池之鯤莊子云北冥有魚其名曰鯤化而為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溟南溟者天池也齊門之鮒者過龍門則化為龍焉鬣鰭而雲而燭龍海者 此字訪翻魚形容語語請與猶不足以易吾之真樂 真樂謂吾道之樂況一勺之棠水乎 語見陶天池龍吾嘗論之 論人君之遊寧畏人之言而止者 應前不滿為以理言信人之言而止者 應前畏字知其不足為也 不足心為以言惟釋然心悟然後知其不足為 歸重心字知其不足為雖勸之亦不肯為矣 發明意到

鄭敗燕

隱五年四月鄭人侵衛牧 以燕師伐鄭 鄭祭足帥師禦之 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 使曼伯與子元帥軍軍其後燕人畏鄭 為以三軍軍其前不震 制人六月鄭二公子以 敗燕師于北制 制君子 君子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鄭敗北

戎隱九年北戎侵鄭 戎狄我也公子突曰使勇 即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 君為三覆以待之成轂而 見獲必務進進而不 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 逞從之成人之前 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 睚眦逐之衷戎師前後 ○楚敗鄧桓九年巴子使聘 師大奔 告于

楚請與鄧為好楚子使遠章讓於鄧人楚子使遠章讓於鄧人及巴行
及巴師圍鄧鄧養甥聃甥甥聃師救鄧三逐
其師於巴師之中以戰而先鄧人逐之
鄧人懼乃行成十六年鄭子罕伐宋宋將組樂懼敗諸汭敗退舍於
夫渠不儆鄧人覆之敗諸汭陵獲將組樂懼宋恃勝也○楚
滅舒庸成十七年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道吳人圍巢伐駕
圍巢越遂伐舒庸吳而不設備是公子棠師襲舒庸滅之
○楚敗吳滅舒鳩襄廿五年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
親門我獲射之必積是門于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潛之將
臣隱于短墻以射之卒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為卒
楚子師于荒浦使沈尹壽與師析黎遠之舒鳩子敬逆二子
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遠子曰不可彼告
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無罪絕好棄民以待其卒卒
而不貳吾又何求猶未為晚也乃還卒類于棘門之外
十五年秋遠子馮卒類棘門之外
卒類連為令尹舒鳩人卒類棘門之外
以滅舒鳩實子木辭曰舒鳩人卒類棘門之外
晉滅肥昭十二年晉荀吳伐鼓入其郛鼓子出奔鼓子
入八月壬午滅肥以鼓子歸畢歸于晉滅

陸渾昭十七年秋晉侯使士弘謂劉子曰客容錯冰祭也其
弘謂劉子曰客容錯冰祭也其伐戎于陸渾戎遂于
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劉子曰諾乃警九備之
自棘津使祭史先以期告陸渾戎遂于
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
陸渾子奔楚其族奔自新
敗吳師獲其舟余自新
泉盈其隧突陳次詩命百
舟皆嘗唯先之舞衆亦有焉
者三人潛伏于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發之三呼皆迭
對楚人渡而殺之楚師亂
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楚遠越帥師及諸侯之師
卒楚師熾于鷄父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
爭之吳為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
罪人或奔或止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
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類曰吾
君死矣師課而從之三國奔楚帥大奔
四年吳伐越越子勾踐御之陳於檇李勾踐患吳之整也使
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鼓而進劍及頸而劍自刎曰二軍有治
臣奸旗鼓不敢退刑故敢歸死遂自剄師禹
前不敢退刑故敢歸死遂自剄師禹
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
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
指取其一屨還卒於陘大
夫差使人立于庭苟出入必謂己曰
夫差而忘越王之殺汝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

○越敗吳於笠澤哀十七年三月越子伐吳吳子御之丞相
右敘事而進吳師分以御之越子為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
潛涉當吳中軍而敗之吳師大亂遂敗之

兵者君子之所長小人之所短此理之必然而世未有知其然者也
吾嘗以是理試語于衆矣談兵之士勃然而見難曰君子何為而名
君子吾應之曰誠而已矣小人何為而名小人吾應之曰詐而已矣
難者曰果如是則兵者乃小人之所長而君子之所短也萬物皆賤
詐惟兵獨貴詐君臣相詐則其國危父子相詐則其家敗兄弟相詐
則其親離朋友相詐則其交踈商賈相詐則其業廢至于用兵小詐
則小勝大詐則大勝小人長于詐故其用兵亦短自曼伯以降制勝不
者之道處之安能成其功乎故儒家之小人兵家之君子也兵家之
君子儒家之小人也彼區區忠信誠慤何足稱于孫吳之門哉吾應

之曰吾姑言其理耳令子舉前古之事以攷之以子之事證吾之理
孟之兵非君子莫能用也齊秋諸子所以能收一日之功特以小人
而遇小人耳若君子遇之雖鄭莫晉十餘國之衆為一軍合曼伯
子哭十餘人之知為一將吾知談笑麾之綽綽乎有餘裕矣吾非為
大言以誇衆也亦理之必然者也蓋君子之于兵無所不用其誠一
主意世未有誠而輕動敵雖欲誘之焉得而誘之貪乃為敵所餌世未
有誠而貪者敵雖欲餌之焉得而餌之世未有誠而擾者誠則安靜不擾敵
雖欲亂之擾乃為敵所亂焉得而亂之用是誠以撫御則衆皆不疑以誠撫
則人人畢信非反間之所能惑也敵人雖行反間不怠以誠備禦外患非詭謀
不怠之所能誤也敵人雖設詭謀自無可乘之隙用是誠以備禦則衆皆
以取勝者總論春秋之時善於用兵以取勝者而入焉因其疑而入焉因其輕而入焉因其貪而入焉因其擾
而入焉因其疑而入焉不誠則有此五患一誠既立
故為敵人所勝

五患皆除（用一誠而除五患）兒無所投其角兵無所投其刃曼衍子突之徒
無所投其詐矣豈特伯子突之徒哉縱使盡虢召自古之知兵者環
而攻之（假設合聚古人善用兵者環而攻我）聚而譟之雖極其詐計至于百君子待之
一而已矣又極其詐計至于千君子待之亦一而已矣又極其計至
于萬（彼之用計雖不可勝窮）君子待之一（於誠而已矣只用一誠彼有不能勝我）彼之詐極其萬而不足（詐雖多而無用故云不足）我之誠守其一而有餘（誠雖約而易守故云有餘）彼
常勞而我常佚（詐故勞誠故逸）彼常動而我常靜（詐故動誠故靜）以佚制勞（以我之逸制彼之勞）以靜制動（以我之靜制彼之動）豈非天下常勝之道乎（誠之妙如此）然則論天下
之善用兵者不得不歸之君子用兵之善者固無出於君子矣（君子常勝故善用兵）然自古書帝籍而勤景鍾者黠髡盜販相望于史（此是結星轉發新意蓋上
文之論雖云正大亦近迂闊須要此反雖方是文字此處設疑云自古以戰勝而紀功於帝籍勤名於景鍾者大率多刑餘之人黠混類也髡髮削而宋襄見僖二年陳餘本傳之論每以仁義為天下笑（宋襄公楚人戰不

（一毛不成如兩反急疾人所敗戒如字君陳餘儒者常小丑許謀而反反韓信所擒然則小人之詐勝而君子之誠大率多又何也（設問而下文答）蓋盡小人之方是盡君子之道者方無愧於君子之名（盡君子之道方是真君子不然則偽而已世之所謂小人已極其術稱小人之名者也世之所謂君子未得其道
託君子之名者也以偽君子對真小人（如楚人韓信皆真小人而宋襄陳餘以偽君子對之）持一日之誠而欲破百年之詐（一日之誠偽君子也百年之詐真小人也）安得而不敗哉（其敗也宜）舉斧以伐木苟不能仆焉（斧只用一誠彼有不能勝我）謂斧之鈍則可謂木勝斧則不可也
酌水以沃火苟不能息焉（火至少水至多故不能滅）謂水之微則可謂火勝
水則不可也（非火能勝水也）安得以宋襄龔遂疑君子之短於兵哉（宋襄陳餘之誠
猶一杯之水楚人韓信之詐車薪之火引此為前極新得到）

新刊京本詳增補註東萊先生左氏傳議卷之二

隱公問羽數於衆仲

隱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於是

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始用六羽始用六佾也

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

周禮魯惟用天子之禮樂外此隱公之心謂以諸侯而用天子之八佾於義猶問之衆仲蓋隱公之心理有不安焉故問衆仲衆仲不能推廣隱公之意因而糾正魯國之禮樂而但用六佾於仲子之廟失此會為可惜

問之名何如哉問道者未達其俗問禮者未識其塗問俗者未通其俗凡謂之問者大凡人之發問非有所未知必有所未安也有此二者故疑而問故晉人不問晉齊人不問齊秦人不問秦楚人不問楚豈非心知之身安之如此則無疑矣無所復待於問耶設隱公生於魯長於魯君於魯自生長至為君非一日矣其視魯之舞樂見之亦非一日矣用於禴祠烝嘗四時之祭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不知其幾祭也言祭多動於佾伸綴兆佾伸舞者之容綴兆舞者之位

不知其幾成也(言舞之人數)至於考仲子之宮(考落成也仲子桓公之母宮廟也)始問羽數
於衆仲(問詩羽而舞者合用幾人)豈眞有所不知耶(祭之多舞之數則知之久矣)是必其心有
所大不安也(知而猶問必其心不安也)自成王以天子之禮樂祀周公(推原魯僭禮樂之始
猶周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故賜以天子之禮樂使其子孫用於周公之廟)至隱公蓋數百年矣(用天子之
禮樂已久)以成王之賢而賜之(不當賜而賜)以伯禽之賢而受之(伯禽周公子不當受而受)
舉世莫知其非也(天下之人皆不知其非理)其後因而用之羣公之廟(只賜周公天子禮樂
而諸公之廟皆因而僭用)舉國亦莫知其非也(魯國之人皆不知其非也)隱公生於數百載之
後(慮前後)獨能疑數百載之非(獨能疑其非禮)其心蹙然不安而發於問焉(慮前大不
安)其天資亦高矣(此見高於舉世舉國之人)衆仲告之以先王之正禮(見本題此處衆仲答
語)使六羽之廟(後見於仲子之一廟魯廟皆用八佾惟仲子之廟初用六佾)不可謂無補
也(然隱公之問抑豈止爲仲子一廟而止哉)蓋疑數百載之非特因仲子之
廟而發耳(事因此一問假仲子之事而發問)爲衆仲盍申告之曰(言衆仲何不如此答)周公制禮作樂

以致太平(推周公制作本意)天子八佾(佾列也每列八人八八六十四人)諸侯六佾(六六三十六人)
是乃周公所作之樂也(周公以此定天子諸侯之分)周公制定樂舞之數(自八佾以下降殺)
豈欲行之天下傳之萬世也(周公本欲如此)周公在諸侯之位而薦天子
之樂(以天子之樂祀周公)豈非欲尊周公之身而發周公之樂耶(自爲之而自僭用之是發
此樂)周公欲行之天下而子孫已亂之(子孫不當薦此樂於周公)周公欲傳之萬世
而身沒已遽之(周公之廟不當受此樂)使周公而有知(設使周公死而有靈)吾知其不享
魯祭矣(必不受此非禮之祭)君盍因是舉(隱公何不因此仲子之祭)正禮樂之僭(糾正前日僭禮樂之
失)復諸侯之舊(正用諸侯之禮樂)告於天子之廟告於周公之廟(告以糾正禮樂之事)
使天下再見周公之禮樂(天子諸侯之分復興)是魯有二周公也(則是隱公能繼周公之志)
今猶用六佾於仲子之廟(今君但以六佾祭仲子)是以禮勵仲子而不以禮勵
周公(祭仲子則合禮祭周公則僭禮)何其待仲子之厚而待周公之薄耶(厚謂合禮薄謂僭禮)
東萊假設衆仲答語止此 苟衆仲能爲此言隱公能爲此舉則可以尊王室可以

服諸侯可以塞亂臣賊子之原五伯之首不在齊威而在隱公矣雖然此非所以責衆仲也轉新意結足謂不當以此責衆仲 當成王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此乃成王之失雖召公畢公之賢未嘗固爭當時二賢大臣不能諫成王之失至孔子始慨然有言曰孔子之言見禮記禮運篇魯之郊禘以祭天禘以祭其祖之所自出非禮也祭魯不當用周公其衰矣周公制禮不行於魯國孔子記此一言以入聖人之域指孔子 然後知聖人之心推孔子能知周公之心 降聖人一等謂召公畢公 雖召公畢公猶不能盡知惟其不知所以不諫況衆仲乎衆仲之賢倘不及召畢非可責也 惟衆仲一失其機迫而不可挽 惜衆仲失可言之幾會 放惰淫之習流及後世甚至於季氏以陪臣之微傲然舞八佾於庭陪臣謂大夫家臣 重形夫子之歎焉見論語八佾篇嗚呼隱公之間孔子之嘆在於三家既在於三家未興之前者衆人之所易此時衆仲禁於既盛之後者聖人之所難家至孔子時三家皆強盛矣 既盛之後 家皆強盛矣 防於未興之前 此時孔子無 吾是以益為隱公惜也 惜隱公時

隱公辭宋使

隱五年宋人取鄭田鄭人告於鄭曰請吾讎於宋以自解也鄭人以王師會之伐宋入其郛以報東門之役宋人使使來告命公聞其入郛也將救之問於使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公怒乃止辭使者曰君命寡人同伸社稷之難今問諸及國未

始吾讀戰國策見儀秦兒衍之徒駕其詭辯玩時君於股掌之上驟使之喜驟使之怒驟使之憂驟使之樂指川為陸亦從而謂之陸指鹿為羊亦從而謂之羊雖有耳目舉口不得自用而聽辯士之所用抵掌抵腕俯而仰賀反晦明於呼吸變寒暑於須臾其三寸之舌實百萬生靈之司命也及精思而博考之然後知詭辯初不足恃彼戰國策所載特幸而成功著耳然姑以兩端明之趙魏攻韓韓告急於秦秦不救韓遣陳筴見穰侯穰侯曰事急乎陳筴曰未急也穰

侯怒曰冠蓋相望告敗邑甚急公來言未急何也陳筮曰彼歸急則將變而他從以未急故後來耳襄侯曰公無見王請今發兵救歸八日而敗趙魏於華陽之下見戰國策是說也世皆以為工也鄭伐宋入其郛宋人使來告於魯隱公公聞其入郛也將救之問於使者曰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難今問及對曰未及國公怒乃止辭使者曰師未及國非寡人之所敢知也世皆以為拙也吾以為陳筮之言未急宋使之言未及國其說初無異者陳筮幸而遇穰侯之聽故人以其說為拙宋使不幸而遇隱公之怒故人以其說為拙陳筮得其時者也非智也宋使失其時者也非愚也使臣筮而遇隱公則為愚使宋使而遇穰侯則為智愚智果初無定名工拙初無定論以是而推之心戰國之策士所以能動時君之聽者皆出於幸而已豈區區之說真足恃哉杜預謂宋使忽隱公知而故問是大不然史傳

以鄭師之伐告急於魯魯隱公問鄭師之所及遠近此人情之常也況宋使之使指專在於鄭師則師何及之語隱公之所當問也宋使之所當咎也彼使每來往鄭境其入郛然問諸道路不如問其使者之為詳則知而復問人情之常也況宋使之使指專在於鄭師則師何及之語隱公之所當問也宋使之所當咎也彼使每來往鄭境其入郛然問諸道路不如問其使者之為詳則知而復問人情之常也況宋使之使指專在於鄭師則師何及之語隱公之所當問也宋使之所當咎也彼使每來往鄭境其入郛然問諸道路不如問其使者之為詳則知而復問人情之常也況宋使之使指專在於鄭師則師何及之語隱公之所當問也宋使之所當咎也彼使每來往鄭境其入郛然問諸道路不如問其使者之為詳則知而復問人情之常也況宋使之使指專在於鄭師則師何及之語隱公之所當問也宋使之所當咎也彼使每來往鄭境其入郛然問諸道路不如問其使者之為詳則知而復問人情之常也況宋使之使指專在於鄭師則師何及之語隱公之所當問也宋使之所當咎也彼使每來往鄭境其入郛然問諸道路不如問其使者之為詳則知而復問人情之常也況宋使之使指專在於鄭師則師何及之語隱公之所當問也宋使之所當咎也彼使每來往鄭境其入郛然問諸道路不如問其使者之為詳則知而復問人情之常也況宋使之使指專在於鄭師則師何及之語隱公之所當問也宋使之所當咎也彼使每來往鄭境其入郛然問諸道路不如問其使者之為詳則知而復問人情之常也況宋使之使指專在於鄭師則師何及之語隱公之所當問也宋使之所當咎也彼使每來往鄭境其入郛然問諸道路不如問其使者之為詳則知而復問人情之常也況宋使之使指專在於鄭師則師何及之語隱公之所當問也宋使之所當咎也彼使每來往鄭境其入郛然問諸道路不如問其使者之為詳則知而復問人情之常也況宋使之使指專在於鄭師則師何及之語隱公之所當問也宋使之所當咎也彼使每來往鄭境

感喪心何自而起其怒乎其所以發未及國之言蓋亦如陳筮之策欲以激魯侯之救耳不意逢隱公之暴怒不得輒進其說遂至於辱命而歸是以知詭辯之果不足恃也自陳筮言之則曰穰侯不救之心其說似有功自宋使言之則沮隱公欲救之意其說深可罪利害禍福特繫乎所逢之時耳後世徒見戰國策所載百發百中遂以為正論不如詭辯君子不如策士殊不知戰國策之書策士之所作也書出於策士之手必不自揚策士之非其一時之謀議成者則載之敗者則刪之中者則載之失者則刪之如陳筮之徒幸而有功則大書

特書以示後世如宋使之徒敗人之事不載於書亦不知其幾何矣惟合戰國策而觀之然後知策士之謀得不償失利不償害初不能使人之必聽也吾故表而出之以為策士之戒

鄭伯侵陳大獲

隱六年鄭伯侵陳大獲 胜歲鄭伯侵陳大獲

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許鄭陳侯曰宋衛實難鄭何能為宋衛不可失惡不可長其陳桓公之謂乎能為宋衛不可失惡不可長其陳桓公之謂乎長惡不悛從自及也 悛改也

如大叔之獠于原不可鬻也 獠獵也

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薀崇之絶其本根勿使能殖

隨則善

者信矣

注懼懼者讓之原也 懼成於懼忽者禍之門也 說敗於忽

何能為一語實緊緊綰出何以成成謂鄭能為一語實緊緊綰出何以

盛怒不發於嚴罪愈高

之請成遂至於見伐其交謂信陰賂之義固可責矣然春秋諸侯一

戰一和一通能背以為常如陳侯之罪曹鄭亦然秦以降莫不有之

人主意只要能為一每難鄭師之所侵不過毀廬舍歐老弱畧牛馬然則推鄭何能為之一語實亡國敗家之本極言忽者禍之門

邦者也 出論語自此次下引事證十意

秦弱百姓而備匈奴 秦遺豪俗發女三十萬人北伐匈奴築長城與

秦以降莫不有之

秦弱百姓而備匈奴 秦遺豪俗發女三十萬人北伐匈奴築長城與

始古人所謂一言而喪

邦者也 出論語自此次下引事證十意

忽之不過如是何其遠於人情耶以左氏之言較陳侯之過

秋之罪而加斧鉞之刑連升斗之租而責倉廩之粟苟左氏

人主則可使左氏少知治體豈容若是之舛耶辭之嚴責之峻是

有深意存於其間也天下之事成於懼而敗於忽 以懼忽二字主張忽字包何能

意懼者福之原也 說成於懼

之 陳桓公謂鄭何能為 忽者禍之門也 說敗於忽陳侯以宋衛之強而懼

成成謂鄭和何能為一語緊緊綰出何以

而發於所忽之鄭 意成於懼而敗於忽則忽者豈非禍之門耶 用兩柱兩柱而只一柱緊者緊

不發於所懼之宋衛

成 謂寬陳大獲 交兵連禍結 謂寬陳大獲

陳涉用制治蒙陳涉一呼天下共起而亡秦乃何能為乎言秦
恐百姓然亡秦者非匈奴也陳涉者乃所恐百姓也豈非懼匈奴之勢強而謂百姓何能為乎言秦
百姓也漢抑宗室而任外戚七國既反武帝遂用主父偃之畿不恩
分宗室稍弱然而委政外戚元成以後權柄下移卒成王莽之篡恩之令詔諸侯分王子弟於是藩國始
能為乎言漢恐然亡漢者非宗室也王莽者乃所恐外戚也豈非懼宗室之勢迫而謂外戚何
也晉武帝以戎狄何能為而不徙言晉恐戎狄故卒亡於戎狄晉惠帝元康元年憂
刻郡縣變元與馮翊北地馮翊郡名北地郡名承亂遷流民而處之秦雍之間氐羌
羣盜觀大破氐衆於中亭遂用事關中十餘年太子洗馬江統以為戎狄剽悍
宜早絕其源乃作徙戎論以為戎狄之蠻獸親近則狎逆疏遠則生患今
朝廷不能用而石勒劉淵卒擾亂中國是也乃何能為而亡晉
言隋恐盜賊隋煬帝以盜賊何能為而不戒
盜賊於是盜賊益熾卒致滅亡
實開但天下豪傑初益郡縣守令之權而未有告變之賞是盜賊
始興郡縣帝既不以為意寵待日
何能為之一語實千載亂亡之所自出左氏安得不深罪而力詆之
乎左傳因鄭何能為一語力詆陳侯之惡
末凡人臣之深戒人君者必曰甚虐也漸後也拒諫也黷武也皆人
君之大禁也至於論禁紂幽厲之惡亦必以前數者歸之殊不知是
數者皆末也其本果安在哉人君必謂民怨何能為故敢暴虐人民一怨
敢虐其民必謂財匱何能為故敢橫斂財匱故
敢拒諫以專臣為可忽故拒諫故黷武以窮兵為可忽故黷武事
是則何能為者萬惡之所從生也繳結上文四事謂人君萬惡皆生
苟不探其本設使不惟本而論之則何能為之言雖有致亂之端而未有致亂

之形雖有可畏之實而未有可畏之迹則上語雖微豈非知幾之君子孰能遏滔天之浪於消消之始乎深矣哉左氏之論也推君子知微故能懼而無忽所以然之故嗚呼以著昭然未然也

鄭伯朝威王 註見隱公六年

君子之論事必使事為吾用而不使吾為事所用古今之事所當論者不勝其多也苟見事之難者亦從而謂之難見事之易者亦從而謂之易甚者反遷就吾說以就其事豈非為事所用乎所貴乎立論者蓋欲發未明之理非徒議已見之迹也若止論已見之迹是猶言火之熱言水之寒言鹽之鹹言梅之酸天下之人知之何暇於吾說乎惟君子之立論信已而不信人信人而不信目故能用事而不用於事見在此之事則得在彼之理見在前之事則得在後之理衆人徒知是事而君子獨知事外之理焉試舉一二以明之春秋之初鄭

之子周其敢服不一人之論者亦不一然皆隨事立論鮮有得事外之理者鄭伯朝周威王不禮之衆人之說不過以王不禮之為非此孟氏之所已言也君子論之則以為王綱既墜微固招禍卑亦納侮如處王下堂見諸侯禮雖卑而周益衰史記本紀襄王從晉文之召禮雖卑而晉益惰傳僖二十八年是知滅王之失不專在於不禮鄭伯而在於不能振王綱此事外之理左氏之所未言也周鄭交惡衆人之說不過以此左氏之所已言也君子論之則以為王者之於諸侯有畏之之迹則驕無畏之之迹則服在平王之初凌犯王室踐麥未略無所憚在威王世將用虢公而即用之未嘗循豫鄭伯知周不畏之故於既用虢公之後奉承王命朝會征討初不敢違是知周鄭交惡不在於用虢公而在於畏鄭此事外之

理左氏之所未言也威王與鄭伯蘇忿生之田由是失鄭衆人之說不過謂有錫田之名而無錫田之實此左氏之所已言也君子論之則以為蘇忿生既叛其田非周之所有與之以匿名固足以起鄭之怨然蘇忿生者王室之卿士蘇忿生之田王室之田叛臣盜據王之土地王不能自取反假他人以取之安得不取輕於鄭乎是知鄭之叛周不專在於怨周而在於輕周此事外之理左氏之所未言也威王奪鄭伯政率諸侯伐鄭反為所敗衆人之說不過謂不當奪鄭伯之政此左氏之所已言也君子論之則以為鄭伯之政在所當奪特威王不能正其名耳當鄭伯擅繹大山之祀之時以廢祀而討之其名豈不正乎當鄭伯以璧假許田之時以專地而討之其名豈不正乎使於是時討之其名正其義順鄭將覆亡之不假矣威王當其時而不能討惡延數年乃無故而奪其政伐其國宜鄭之不服也是知

之所以敗不在於奪鄭伯政而在於奪之來其時此事外之理左氏之所未言也鄭伯敗王師乃敛兵而止衆人之說不過謂鄭伯苟欲自救此左氏之所已言也君子論之則以為鄭伯未勝則使祝聃射王其事甚悖既勝則使祭足勞王其辭甚恭其前之悖蓋出於真情欲以取一時之勝其後之恭蓋出於矯情欲以避天下之責雖杜預亦信以為志在苟免而不悟是鄭伯不惟能敗當時其遺羞餘詐猶能敗千餘年之社預可謂陰矣盜賊以盜賊自處其情猶可恕盜賊以君子自處其情尤可誅是知論鄭伯者不當信其苟免之言而當深其詐為苟免之言此事外之理左氏之所未言也大抵論事之體與叙事之體不同叙事者載其實論事者推其理彼方冊之所載既序其事之實矣論者又從而述其事曾不能推事外之理是與序事者無以異也非所謂論事也況方冊既已序之何待吾復為贅辭

必序之雖削吾之論於彼之事豈能有所損益乎是吾之論反待彼之事而立而彼之事不待吾之論而明也故善論者事隨於論不善論者論隨於事善論者事資於論不善論者論資於事苟論資於事是論反為事之累也尚何以操筆為哉

陳五父如鄭涖盟歃如忘 隱七年陳及鄭平陳五父如鄭涖盟壬申及鄭伯盟歃如忘洩伯曰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桓五年陳亂 ○曹太子朝魯奏樂而嘆 桓九年曹太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享曹太子初獻樂奏而嘆施父曰曹太子其有憂乎非嘆所也 ○晉侯受玉惰 僖十一年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受玉惰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於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 ○齊君語偷 文十七年襄仲如齊拜穀之盟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 ○公孫歸父言魯樂 宣十四年秋九月楚子圍宋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見晏桓子與之言魯樂桓子告高宣子曰子家其亡乎懷於魯矣懷必貪貪必謀人謀人人亦謀己一國謀之何以不亡 ○趙同不敬 宣十五年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天奪之魄矣 ○晉侯見魯侯不敬 成四年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 ○鄭伯授玉視流而行速 成六年春鄭伯如晉拜成子游相授玉于東楹之東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自棄也已視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 ○郤錡將事不敬 成十三年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曰郤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郤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亡何為 ○成子受脤不敬 成十三年公如京師及諸侯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 ○苦成叔傲 成十四年衛侯享苦成叔甯惠子相苦成叔傲甯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為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 ○衛孫文子聘魯無悛容 襄七年衛孫文子來聘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 ○

春秋之際盟會聘享人皆視升降語默之節為吉凶禍福之占真僞
誠不經世所共知也吾猶有所疑焉觀人之術在隱不在顯在晦不
在明此是反難設疑之體隱顯晦明四字是眼目顯與明人之所畏也顯明者人所共見之地故皆有所忌隱與晦人之所忽也隱晦者人所不見之地故皆有所忽人之所畏顯明之地雖小人猶知自飾一時矯揉者小人之所能人之所忽隱晦之地雖君子不能無疵平時謹獨者君子之所難蓋畏則加意而忽則多不加意苟不能棄其不意而徒觀其加意之時則令色足恭矯偽逢迎起其本質真態亦何自而見哉泄衆之容必臨喪是顯明時對賓之語必嚴於私昵之時對賓是顯明時蕭於燕閒之日燕閒是隱晦時又況盟會聘享之際禮在辭令之間有揖讓周旋之節有擯相在前有擯以導賓賓有相以助主金石在庭貴賤在庭有尊卑之等鏗鏘大夫士皆在其下周禮司士掌群臣之版以其等倚而王南鄉三揖在下揖大夫士三揖卿也侯伯之卿也上苟有失色於堂日早也行禮堂之上一言之誤亦謂行禮時可以起萬

口之譏禹山亦指國人而言人情好勝而強於須臾耶發盡小人之意今改在氏之所載知自飾之意令改在氏之所載引下傳記載此事多此理之不可曉者也以上一段皆可疑問難嗚呼吾得之矣前段疑難此下是應答凡人之情為惡於人之所不見謂矯飾肆於隱晦之時為善於人之所見謂矯飾於顯明之時欲以欺世而售其姦人之所見指議也相望於所傳紀載甚多其周旋揖遜難能視醫書曰肝其聲言胡不反觀一身以近取譬乎托一身之病以發上文意肝受病則目不醫書曰肝其候目肝腎脾心人在隱晦之時其候通於口心受病則舌不能言醫書曰心其聲言肝也腎也脾也心也在內而人所不見者也目也耳也口也舌也在外而人所見者也受病於人之所不見肝腎脾心人所不見以喻人在隱晦之時則其病必發於人之所見矣目耳口舌人所同見以喻人在顯明之時是故隱顯晦明本無二理照應起語發明主意隱之所藏待顯而露隱顯晦明無二理彼春秋之公侯卿大夫斷

齊高孚相太子會諸侯皆不敬　襄十年春齊高孚相太子光以會諸侯將社稷以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　襄二十一年會于商任鍾柔莊子曰高子相太子以會諸侯將社稷也其將不免乎○齊侯衛侯不敬　襄二十一年會于商任鍾柔衛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輿也政身之守也怠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蔡侯享于鄭不敬　襄二十八年蔡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君過此也君使子展廷勞於東門之外而儉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惰以為已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而惰也儉而不父儀也聞之如是者怕有子禍○穆叔見孟孝伯語趙孟語偷　襄三十一年穆叔至自會見孟孝伯孟孝伯語之盈五十而謀謀焉如八九十而謀謀焉如其離子乎吾子孟與季孫言可以樹善君子也孝伯曰人生幾何謂能無偷朝不及夕子孟其將死乎吾語諸趙孟之如偷也而又甚焉○趙孟對劉定公以吾儕偷食朝不謀夕　昭元年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雒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孟亦遠績禹功而大所以能久也子孟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趙孟將如晉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為晉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　昭元年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雒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孟亦遠績禹功而大所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神怒民叛不即其事祀民叛不散其祀又何以年○單子視下言徐　昭十一年單子會韓宣子于虎牢宣子有喜單子視其容貌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禮帶有結會朝之言必聞于表音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闕今單子為王官伯而命事於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其不昭不從無守氣矣卜○宋公與叔孫昭子語相泣　昭二十五年宋公享昭子二月單成公卒賦新宮昭子賦車轄明日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語相泣也樂祁佐退而告人曰今發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哀樂皆喪心也是謂鬼鬼鬼去之何以能久精○邾子執玉高鼻受玉卑　定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夏五月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

春秋之際盟會聘享人皆視升降語默之節為吉凶禍福之占其矯誣不經世所共知也吾猶有所疑焉觀人之術在隱不在顯在晦不在明此是反難設疑之體隱顯晦明四字是眼目顯與明人之所畏也顯明者人所共見之地故皆有所畏隱與晦人之所忽也隱晦者人所不見之地故皆有所忽人之所畏顯明之地雖小人猶知自飾一時矯操者人之所能人之所忽隱晦之地雖君子不能無疵平時謹獨者君子之所難蓋畏則加意而忽則多不加意而忽則多不加意而意之所不能兼其不意而徒觀其加意之時則令色足恭矯偽逢起其本質真態亦何自而見哉洎衆之容必肅於燕閒之日臨喪是顯明時對賓是燕閒是隱晦時燕閒之語必嚴於私昵之時對賓之語必嚴於私昵之時顯明時燕閒之時隱晦時又況盟會聘享之際金石在庭金石之樂樂在庭有貴賤在庭之異簠簋在堂簠簋之實實在堂有貴賤在堂之異三揖在下周禮司士天卿揖大夫士皆在其下三揖士等倨揖大夫以其等倨也傳之一上荀有失色之舉暮傳笑於國暮晚也傳之一國人皆笑之片言之誤亦謂行禮時可以起萬口之譏萬山亦指國人而言人情好勝而躁妄誤言為人所強於須臾耶發盡小人之意令汲汲在氏之所感知自飾之意令汲汲在氏之所感引其等倨之事其周旋揖遜辭氣容貌可喻可指者喻笑也指議也相望於前段欲難者也以上一段皆可欲問難嗚呼吾得之矣此下是應荅前段欲難人之情為惡於人之所不見謂矯飾於隱晦之時為善於人之所見謂矯肆於顯明之時欲以欺世而售其姦後言小人胡不反觀一身以近取譬乎況一身之病以喻上文意肝受病則目不能視醫書曰肝其候目腎受病則耳不能聽醫書曰腎其候耳醫書曰肝其聲言其病則口不能食其味通於口心受病則舌不能言其聲言肝也腎也脾也心也在內而人所不見者也目也耳也口也舌也在外而人所見者也受病於人之所不見肝腎脾心人所不見以喻人在隱晦之時則其病必發於人之所見矣目耳口舌人所同見以喻人在顯明之時是故隱顯晦明本無二理照應起語發明主意隱之所藏待顯而露隱顯無二理晦之所蓄待明而彰晦明無二理彼春秋之公侯卿大夫所

題未嘗致力於啣窒墐漏之學（憊為惡於人之所不見）及盟會聘享之際雖欲勉強脩飾（矯為善於人之所見）終有時而不能揜（如人受病於內而見於外）軟血而忘者不自知其忘也（陳五反）受玉而惰者不自知其惰也（晉惠公）奏樂而歎者不自知其泣也（宋平公與叔孫昭子之能揜之意）方正冠鳴佩（謂盟會聘享時儼然肅然自謂中禮勉強脩飾）而不知人已議其後矣（門雖不自知而旁觀者皆見而議之平居暇日暗室屋漏之所為（平日為惡知受病於中）至於此時如遇明鏡無不發見（如病形外）吾是以知顯者隱之影明者晦之響也（隱如形顯如影之隨形晦如聲明如響之隨聲）君子欲無得罪於衆（結尾歸正意謂對衆欲無失）必先無得罪於獨（平日必慎獨）欲無得罪於家（苟徒以一日之敬而盡終身之弛）而欲其無得罪於朝必先無得罪於家（苟徒慎獨而是獨其源而揚其流斧其根而欲其葉也（引喻發明結意）雖然（意者）春秋之時（指議之人）特為（議之）而慈矣（指失禮者已）不能逃

（此下不能逃譏與族公問族於衆仲衆仲以天子在旁故不敢斥言賜姓而是譏者之所見）使有知道者（君子）於其側（必異於瞽史矣）又將若之何（絕句含不盡意）

隱公問族於衆仲

（隱八年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以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謚侯以字為謚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亦如之公命以字為展氏）

天下之事簡則易知繁則難知（此理之常也）至於氏族之說則反是焉氏族莫繁於古而知之者甚易氏族莫簡於今而知之者甚難三代之時曰姓者統其祖考之所自出者也百世而不變者也曰氏者別其子孫之所自分者也數世而一變者也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因其所由生以賜姓若舜由嬀汭故陳為嬀姓其得姓雖一而子孫別而為氏者不勝其多焉有以王父之字為氏者矣（且如陳伯袁之後而為袁氏齊公子高孫氏宋公子樂父之後而為樂氏宋司寇牛父之後而為牛氏魯閔子騫之後而為高氏衛公子惠孫之後而為皆以王父之字為氏者也）有以先

世之謚為氏者矣 杜預曰或使先人
祭祀人掌封禪
者後以為氏 有以始封之邑為氏者矣 如文王封子特叔於郕故
曰郕伯卒子成師於鄚故其後為鄚氏晉穆公子段食於楡故其後為楡氏
晉趙公封畢萬於魏故其後為魏氏宋公子段食於萭故其後為萭氏
氏宋太公食於楊故其後為楊氏楚賁皇食於苗故其後為苗氏晉
叛向食於楊故其後為楊氏枝分派別千塗萬轍初若參錯紛亂而難
歐山之陽而為歐陽氏是
皆以始封之邑為氏也 有以官為氏者矣 祭仲初為
魯也 孟僖伯仲子季文子臧僖伯東
門襄仲子服昭伯叔孫氏是也 游國豐卬 公父伯張同出於鄭
也 莊十四國黎豐卷卬 董父向官單
公孫洩伯張之類是也 向華湯樂鱗魚仲老同出於宋也 向官華父
意諸樂呂鱗宋魚 樂高崔國叔
石仲幾老佐是也 樂子雅高傒崔
夔仲孫秋東
郭牙是也 尋其流可以知其根抑何易耶自
秦漢以來氏族之制出於上之所賜下之所更者絕無而僅有至於世
守一氏傳千餘年而不變者天下皆是也其變非若古之屢其列非

不可謂簡而易知矣然人平有能辨氏族之源者王之氏一
不知出於元城之王耶 後漢王昌自魏郡元城徙居於此 宜春之王耶 前漢
邛成之王耶 前漢邛成侯王奉光之子 劉之氏一也吾不知
陽唐之劉耶 高祖贊漢帝本系出自唐 奉春之劉耶 劉敬說高
帝隆及于周有秦作劉 元海之劉耶 晉趙劉元海本匈奴種漢
武時內附號南匈奴 其能明辨而
不惑者鮮矣氏之馬者未必能辨其為馬服之馬 趙奢因封馬服君
及馬矢之馬也 後漢馬隆其先
本姓馬矢氏 氏族簡而知之者反少在古則宜
周石碏
諸石醋
及後趙之石也 後趙石勒
本羯種 古之氏族繁而知之者反多今之
氏族簡而知之者反少在古則宜難而反易在今則宜易而反難其
說果安在耶蓋由譜牒之明與廢而已譜牒明則雖難者猶且知之
況其易者乎譜牒廢則雖易者猶不知之況其難者乎吾以是知譜
牒之學不可不講也世之學者仰則欲知天支俯則欲知地理大則

欲知治亂興衰之迹小則欲知草木蟲魚之名至於已之氏族吾祖考之所自出則茫然不知豈可不恥乎不知吾祖考氏族之所自出則茫然不知豈可不恥乎不知吾祖考氏族之所自固可恥也乃若吾一身之間視而不知視之所聽而不知聽之所自言而不知言之所自動而不知動之所自以至喜怒哀樂皆不知其所自是又大可恥也不知吾祖考氏族之所自問諸明譜學者足矣不知吾一身視聽言動喜怒哀樂之所自將問諸何人乎噫

新刻京本詳增補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三

滕薛爭長

隱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上正也薛侯曰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君與滕君孰貴薛侯曰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實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貺寡人則顧以滕君為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

以辭服人主于直世之通論也吾以謂辭之直固可使人之服然亦可以起人之爭天下之理至於直而止令反曰起人之爭何耶蓋聞過而喜者君子也聞過而怒者衆人也君子心口為一故其與人辨心雖屈而口不屈辭必既屈則口亦屈衆人心口為二故其與人辨心雖直而口不直辭之直者固可以服君子矣苟與衆人辨則在我雖直在彼雖曲苟恃吾之直而與之較曲直彼安肯內訟其曲而甘處于不勝之地乎其勢必與吾辨辨而不勝必爭爭而不勝必怒怒心一生其禍有不可

勝言者矣君子常少衆人常多則靜之直者利天下少而害天下多信如是則辭不可以直乎曰非直之罪也有其直之罪也使吾不有其直亦何自而起人之爭哉昔滕侯薛侯朝于魯滕同姓也所當先也薛異姓也所當後也乃其爭長舉魯國之人孰不知滕之直而薛之曲乎為隱公者若主滕之直責薛之曲則滕將自矜其直而益怨隱公之辭果出于此非徒不能解二國之鬭乃合二國之鬭也惟隱公不有其直而婉其辭未嘗明言薛侯之曲乃退託於卑下寡弱之辭曰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賜寡人請見焉言冀順和易紓餘閑暇不躁不迫不矜不揚神定辭俟鬭之必自思曰為主者謙抑如此為賓者當如何耶為大國者謙抑如此為小國者當如何耶雖有忿爭之心游泳此言如陶春風如醉醇酎見魯之衆而不見滕之傲也

見忿之遽而不見滕之爭也而之愚鄙也固已雲散霧除而無復留矣吾以是知魯之善為辭令也嗚呼區區服人近於弱區人服已強凡人之情未有不恥弱而喜強者然我欲服人人亦欲服我同強不相下其爭何時而已乎隱公降大國之尊而區於小國之卑其始雖弱然以片言而平二國之爭強孰大焉故致強之道始于強非忘強弱者孰能真知強弱之辨哉

潁考叔爭車

隱十一年公會鄭伯于鄧謀伐許也鄭伯以潁考叔為謀主許既平公與鄭伯以潁考叔爭車潁考叔挾輈以走子都拔棘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傳于許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瞂取盈又以蝥弧登

許

[十一]

以孝立說謂潁考叔能盡其孝於事親之時而吾羨以問莊公之心乃不能推其孝於治兵之時而爭車以取殺身之禍

理之在天下猶元氣之在萬物也(此亦引喻立意借理氣二字作話頭)一氣之春播於品物(承上文元氣說)其根其莖其枝其葉(草木形狀)其華其色其芬其臭(草木之氣色)雖有萬而不同然曷嘗有二氣哉(皆元氣)之所為理之在天下(轉說理)遇親則為孝(孝者事親之理)遇君則為忠(忠者事君之理)遇兄弟則為友(友順者兄弟之理)遇朋友則為義(義者會朋友之理)遇宗廟則為敬(恭敬者事神之理)遇軍旅則為肅(嚴肅者治軍之理)隨一事而得一名(如忠孝之類)名雖千萬而理未嘗不一也(名殊而同一理)

氣無二氣理無二理(鎖上文兩節意)然(轉說人物之有不可同)物得氣之偏故其理亦偏而不齊(形一定)人得氣之全故其理亦全(而隨事行理不同)惟物得其偏故猶之不能為薰柰之不能為梅李之不能為桃各守其一而不能相通者非物之罪也[illegible]氣之偏也(受氣一偏故也)至於人則全受天地之氣全得天地之理(所以靈於萬物)今反守一善而不能相推(此責考叔之意)豈非人之罪哉([illegible])潁考叔以孝聞於鄭([illegible])一言而回莊公念母之心([illegible])其孝固可嘉矣([illegible])使考叔能推是孝而極之([illegible]一理)則塞乎天地(推之上下如也)橫乎四海(推之四方如此)凡天下之理未有出于孝之外也(為之為理無不可推)奈何考叔有是孝而不能推之伐許之役(後柳反爭一車)而殺其身(公孫閼字子都與考叔爭車子都射而殺之)可勝惜哉(不惜)

(能推[illegible]其孝)其與莊公問答之際(謂公賜食時)溫良樂易(和平之意)何其和也(此一時如此之和)其與子都鬭爭之際(謂爭車時)忿戾攘奪(鬭很之意)何其暴也(此一時如此之暴)一人之身前後相反如此(問一考叔而前後所為如二人)當賜食之時則思其親(謂舍肉遺母時)至授兵之際獨不思其親乎(授兵于太宮時)當捨肉之時則思其親至挾輈之時獨不思其親乎前則思之(賜食舍肉則思其親)後則忘之(授兵爭車則忘其親)是見親于羹而不見親於車也(此是融化見堯於羹見堯於牆之語以上一節文[illegible]而意甚明)奇考叔

推事親之敬爲宗廟之敬此下發明推字宗
敬則無爭
車之事矣推事之肅急軍旅之肅
軍旅指揮
必不敢挾輒於大庭矣
而言
必不敢挾輒於大庭矣而言
肅二字是應前踖宗廟則爲敬遇軍旅則爲肅惟其不能推深責考叔故
始得純孝之名左傳云君子曰考叔純孝也
而終不免犯鬬狠危父母之戒也孟子
曰好勇鬬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
或曰假或人
言以問難
考叔之伐許輕身以先登謂取鄭
伯之旗
蚤孤以先丁
爭車者
豈亦不能推其孝
謂能推事親之
孝謂事君之忠曰應或人之說
名也豈亦不能推其孝
私也不孝也
徇私而爭
為公而勇於
戰所以為孝愛其
身者事親之孝
身體髮膚受之
父母不敢毀傷
忘其身者事君之忠
事君能
盡其忠
有二道乎
只是一理推之
曾子以戰陳無勇為非孝
陳去聲
下篇載曾子
有義篇
曰戰陳無勇非孝也則考叔之勇
謂未
正當
豈非孝乎
孝謂能推事親之孝
謂事君之忠
登之傷後卒言考叔
而死於子
公
不死於公
公應前
二
君子安得不責之乎此吾所以深惜其不能推也
推前收照主意
昔左氏

于不置來錫龔類之詩以美考叔
見隱公元年詩既醉篇言
反其類自今觀之此詩誠之能捨車
能捨車則
者特而置矣
不見以當
不置之
補能化莊公而不能化子都為其則死矣
則其類有特而不能錫矣
下是以
錫類之美考叔三復是詩能無愧乎左氏
設使考叔能三
復此詩而美考叔之孝吾請移此詩以責考叔之非
復此詩之詩得
不有愧
為心乎

齊魯鄭入許

隱十一年公會鄭伯于鄧謀伐許也許莊公奔齊齊侯以許
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
命寡人弗敢與
開乃予鄭人
〔王氏〕三國同役茂許齊魯無功不敢受鄭
雖有功而不敢傳可謂善於功利者矣

共患易共利難利患二字對起
共患者人之所同畏也利者人之所同
欲也說患利二字
同有畏心其勢必爭此共患之所以易也同有欲心其勢必爭此共

利之所
以難也自古及今為後民引
以難本事張本
不以共利者以同有欲心致爭故也
許入本題事何其善處于功利之間也一篇主意在此當伐許之際先登者鄭之
大夫謂潁考叔而齊魯之大夫無與焉二國大夫無功畢登者鄭之師謂鄭師而畢登
齊魯之師無與焉二國之兵無功是則克許之功獨出於鄭鄭獨有功以許歸鄭
固其所也先言鄭許當得許然常人之情轉挽其例之難戰則避患而居後出其患之情狀勝
則爭利而居前此其利之情狀不啻已之無功及不容人之有功所以其勢必爭昔
鄧艾鍾會同將兵而伐蜀矣引事證上意三國時魏御艾與鍾會伐蜀人皆知平蜀者鄧
艾之功也而鍾會反讒其功而殺之見三國志艾會傳。鍾會有異志因鄧艾承制傳事譖艾有反
狀於是詔書召艾鍾會亦承詔不受詔書至自相攻伐兵連禍結矣此其以見其利之難也
同伐吳矣晉二將人皆知平吳者王濬之功也而王渾反攘其功而劾之見晉書濬傳。吳孫皓降於濬特王渾忌濬之功乃表濬遣
詔不受使齊魯之君亦如此二國如此二人用心而與鄭國爭功則
金在地百人競之引前一事金小必爭況一國之利乎一國又非金之比今舉
以與齊而齊不敢受謂齊侯以讓公舉以與魯而魯不敢受隱公辭曰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聞
計其義推其功而卒歸之於鄭焉乃與鄭人嗚呼孰謂春秋爭奪之世而復見群后德遜之風乎許國之破鄭師克之齊魯推之為鄭伯
者固可安受而無愧也且不絕許之祀謂立許叔為後不縣許之疆不滅許以為縣
此言鄭莊公本不敢自專也將何所待耶鄭伯之意豈不曰克許者雖我師之功
然齊魯之師亦與有暴露之勞也三國同其勞一國專其利彼雖不
校吾獨不愧於心乎此所以啓許叔之封也齊魯無功而不奪人之
功三國不絕許鄭不滅許之祀而不縣許之疆是善處無功
而受許鄭雖有功而不敢特已之功鄭不絕許之祀而不縣許之疆是善處
者莫如齊魯善處有功者莫如鄭也盡善處功利之意是心也盡善處意豈特可用

豈特可用之戰陣之間哉（捐遜之心無施不可）凡與人共利者（與人共為敗事）大而共政（謂之上）小而共財（鄉里之間與人共屬財利）推是心而居之（推此捐遜之心以處其事）將無入而不自得矣（豈復有爭奪之禍哉）雖然伐許之役所以全其美者由彼此之善處也苟與人共利我雖推之彼益競之則將奈何吾以謂使齊魯推其功而鄭專其功在齊魯者不害其為美使我推其利而人專其利在我者不害其為廉盡其在我聽其在人可也吾又發之以告與人共利者

息侯伐鄭

隱十一年鄭息有違言息侯伐鄭陵已之將止也不慶德不量力不親親不察有罪伐鄭自取恥師之辱（違言息侯伐鄭大敗而還君子是以知息侯之將止也不慶德不量力不親親不察有罪伐鄭自取恥師之辱）

（主意責息侯不安於小國之常疑鄭陵已）然必湯至欲先加兵於鄭自取恥辱必受恥辱）皆禍患之招也

君賤惡勞（賤者必勞）貧惡困（貧者必困）居難惡辱（患難之中必受恥辱）皆禍患之招也有是三者而欲能（不知禍）免天下之理賤不與勞期而勞自至（言賤者當得勞）貧不與困期而困自至（言貧者當得困）難不與辱期而辱自至（言難者當得辱○三者皆不期而至皆理之常）是猶形影之相隨聲響之相應也（著形能離影聲能離響者乎）不知其不可離而欲離之（三者自當願受今乃欲離去之）此所以連臂而自投于禍患之網也（憑前禍之招也）君子以為勞者賤之常（說謂二者之來皆是常理）困者貧之常（轉正）辱者難之常（彼謂常人）特不能處其常而已（知其為常理而處之）安得有禍自處于勞則在賤而安矣（安其賤之常也）貧而安矣（安其貧之常也）自處於辱則在難而安矣（安其難之常也○安者發明無禍之意）處小國之道亦猶是也（引入本題）處小國者當卑當遜當忍恥當屈身豈不以弱者小國之常耶息之為息在春秋之時（微也）國至小（息之為國至小）介乎大國之間與鄭為鄰雖祇慄危懼（使能常懷畏之心）猶恐不能自保（尚恐不能自全其國）況敢與人爭較乎（何況與人爭較曲直）當其與鄭遠言之際（聽言謂言語不相和順）息侯盍自咎曰小

大之不敵天也小國之見陵於大國亦天也天實為之吾其敢逆天乎今乃不勝一朝之忿深責息侯忘小而犯大忘息之小伐鄭之大宜其自取覆軍喪師皆其自取而五不韙之責皆萃其身也韙是也詳見本題出處然鄭息俱有違言轉生下意鄭之大不先加兵于息鄭不先來伐息息之小反先加兵於鄭息侯之心常疑鄭國以大陵小故忿心解說盡息先加兵於鄭之意是心也非特息侯為鄭何耶設問蓋小國之心常疑人之陵我息侯之心常疑鄭國以大陵小故忿心易生應前一段議論是息師所以先動也辯盡息先加兵於鄭之意是心也非特息侯為然此下一段議論是息侯以成世人凡人之處於困阨亦猶息侯之處小國其最不平者莫甚於人之陵我亦猶息侯忿鄭國之陵己吾將有以曉之以理曉人以息其不平之氣當貴盛之時大勢得勢之時人之奉我者非奉我也非是奉其人奉貴者也乃是奉其貴盛之勢當貧賤之時未得志之時人之陵我者非陵我也非是欺陵其人陵賤者也乃是因其貧賤而陵之窃必知其然耶發意未盡故又設問使吾先貴而後賤我之為我自若也雖先貴後賤然同是此一人非昔賢而今愚也而奉我者遽變而見陵前日奉承之人忽轉而為奉承則回視

吾亦自若也雖先賤後貴亦同是此一人非昔愚而今賢也而陵我者遽變而見奉前日陵之人則回視前日之陵我者豈真陵我乎以此知其只是陵賤者耳彼自陵賤者耳我何為而喜非真奉我何為而怒非真陵我者孰能知此者可謂善處貴賤矣若聖賢之心樂事也自格物致知至治國平天下皆我所當講明推行之事而此心實為之主而不自得不特如此之非閒也

羽父弑隱公

隱十一年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諸公于桓公而弑之十一月壬辰羽父弑隱公立桓公

[註音]謂隱公之弑可以勉天下為義之心隱公避國於真第甚義舉也貪惡數述去位不忍遽弑奪之權非為義不盡而得權乃為義苟鑒隱公之禍敢不勉乎

嗚呼敗天下為義之心者隱公之弒也此是反說起未是正主意利者人之所趨人心本好趨利義者人之所憚人心本畏為義使為義而無禍人猶且不肯為說義者人所憚之況重之以禍乎說敗天下為義之心隱公輕千乘之國而推之威公惠公初喪元妃無子而繼室生隱公其後惠公再娶生威公隱威皆非正嫡而隱待長當立隱公承父之志欲立威公而威尚少故隱公攝君位以待威公之長而讓國與之威公反不亮其心而弒之不亮隱公讓國之心有甚高之節而罹甚酷之禍讓國之節甚高弒逆之禍甚酷世將指隱公為戒而諱言義矣此隱公之弒所以敗天下為義之心是隱公之弒非隱公之不幸乃道義之不幸也君子所恃以勝小人者惟有福善禍淫之戒僅可以動愚俗既有隱公之變則平日所恃以勝小人之具索然矣此有志之士所以憤天道之無知撫遺編而浩歎也吾之所聞則異於是此段方是正說人皆以為隱公之弒敗天下為義之心此前段反說意吾獨以為隱公之弒可以勉天下為義之心此正說一篇主意是何耶設問隱公之禍非坐為義也坐如坐罪之坐言隱公非是為義而乃坐為義不盡耳乃是為義不盡而得禍隱公讓國之心甚明本心再叙起迹甚顯卑迹甚是題顯當威公幼弱之時為兒童時隱公苟有他志設使隱公有害之志微見風采但略見其意向立可虀粉使可殺使為虀粉威公在隱公之掌握十有一年料命其手中不惟無纖芥之隙不特無纖毫之間隙又且長育而輔翼之又且扶助使之長成上有天下有地可質天地隱公之心其心迹不可誣也應前心迹二字所可恨者特為義不盡隱公報禍在此貪戀數年之權而去位不亟耳解說為義不盡惟其去位不亟承上文說故貪慕顧惜之形見於外內有此心則外有此形是以無為有作之叙羽父因得入殺威公之謀焉羽父見其形而窺其心故敢進此耶說使隱公勇退高蹈之風凜然在人轉正說勇退高蹈則去位以亟無貪慕顧惜之心矣則不仁者不敢至其墻不義者不敢至其廬言不仁不義之人望而畏之況敢以戕殺之謀狗彘之行汙我乎何況敢以殺弟之謀來告我乎況弟相殘禽獸不為故云狗彘之行今羽父敢對隱公明發戕賊之言而不忌欲為君以殺桓是隱公貪慕顧惜之形有以召之也與前文相應隱公尚

不自警聞此言而不知警幼方且告羽父曰為其少故也言吾弟尚幼未能為吾將授之矣我方將以使營莒裘今我使營莒裘之思吾將老焉而吾將老焉而吾將老焉此一字謂將授

是隱公貪慕顧惜之心形於言者也引此以證汉言上文貪慕顧惜之說當授即授何謂將授將授則是未便授也當營即營何謂將營將老則是未便授也深歎將老二字此機之會乘機會以有為間不容髮其間不可髮相去豈容有所謂將者耶

所以招羽父之侮謂殺隱公以起威公之疑言羽父之揣而迄至于殺其身也幸成

益逆之禍皆起於貪慕顧惜之意噫隱公遜國之義心如此之明迹如此之顯慶前秋毫不盡處授大禍慶隱公之禍坐為義不盡況心迹未如隱公之所見者何況後人為義心勉於為義以避禍乎此心勉於為義天下為義之意以是知大恩與大怨為隣大名與大辱為朋隱公之于威公恩可謂大矣少有不盡遂變而為大怨隱公之遜會國名可謂大矣少有不盡遂變而為大辱然則君子之為義亦以終始而已發明為義必盡二字

發明為義無終始自無隱公之禍迫之急而不復前矣無復自勉之志抑又嘗反覆觀之隱公之禍實生於自怨焉隱公之心以謂吾遜國之志在右知之卿士亦知之國人知之諸侯亦知之吾終不有易國決矣幸威公之少尚可偷安居位少假歲月然後脫屣而去之人未必見責也彼威公無故而得一國寧不能忍歲月之淹乎然隱公雖自怨而不知威公之不我怨也人之欲自怨者其可不鑒隱公之禍既可以激自怠之志又可以破自怨之私凡人之所以不能為義者自怠耳自怨耳一經此變二病俱廖豁豁平平之義路可以長驅而橫騖矣故曰勉天下為義之心者隱公之弒也

臧哀伯諫納郜鼎

桓二年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納于太廟非禮也臧哀伯諫
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
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
其儉也衮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紞紘綖昭其度也藻率鞞鞛
鞶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
也鍚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
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
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大廟以
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
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於雒
邑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大廟其若之何
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
之以德

〔主意〕謂桓公弒其兄而奪之位魯之賊也臧哀伯不能為先君討賊反為忠言以補其闕於威公信無負矣寧不有負於隱公乎

鄭國之賢 鄭國以為賢者 敵國之讎也 敵國以為仇讎矣 權門之良 權臣之門以為良者 公門之蠹也 侯王公門必以為蠹害矣 蕭何韓信之徒 蕭何漢相韓信漢將 高祖視之則為忠 漢高 項羽視之則為賊 漢高祖與項羽爭天下二人實佐助之故為項羽所仇 杜欽谷永之徒 二人皆漢時人 王鳳視之則為忠 漢宗室視之則為賊 上言以寫七世欽谷永詔後諸白虎是時帝委政王鳳欽永皆阿附之 然則參君之忠臣 則入本讀當

然則臧哀伯也 甯非治世之賊臣耶 臧公視之魯國視之則為忠 臧哀伯之諫 郜鼎事 入其言則是 此言雖合於理 其所與言者則非也 但不當以此臣弒君之威公

出禮記此下四句 凡在官者殺無赦 凡居官者皆得 子弒父凡在官者殺無赦 討弒君之賊 凡同居者皆得討弒父之賊 威公以弟弒兄 威公弟也隱公兄也 以臣弒君 威公臣也隱公君也 凡在魯國者 魯之官者皆 雖牧圉廝養之賤 牧養牛者圉養馬者廝養賤役也 皆可劌刃以戮之 為隱公討威公 官無貴賤皆可 況哀伯魯之世卿 世代為卿非賤役之比 有祿於國 哀伯於國則受卿之祿 有賦千軍 於軍旅則有兵賦 有職於祭 於國祀則有職事 寧忍坐視而不救乎 何忍坐視君之弒而不救乎 力能討則誅之可也 使哀伯力能討賊則誅威公可也 力不能討則去之可也 力不能討則去之他邦亦可也 今乃低首下心日趨於朝 今乃甘心事之而為之臣 又發忠言以補其闕 又忠諫納鼎事以補威公之闕 其於威公信無負矣 [illegible] 獨不

貢於隱公耶此句斷關之盜犯明斬關盜竊也人不責其穿窬自下轉二意應上人不責其穿窬盜竊也人不忌其闖歐既斬關何必責其闖歐闖爭歐人不忌其闖歐人不責其闖歐既斬關何必責其闖歐闖爭歐也以斬關而棄穿窬錄事也斬關則錄事爾以殺人而樂鬬擊之罪也鬬歐固有罪此之殺人則微罪爾彼威公親為篡逆而不忌譬如穿窬鬬歐殺人之罪況可責其取亂人之一鼎乎譬如穿窬鬬歐殺人之罪況可責其取亂人之一鼎乎宜其說之不納也宜哀伯之諫不見聽也由前言之則不忠此句結第一段意謂哀伯不忠威公而又進諫是不忠也由後言之則不智此句結第二段意謂哀伯不知試君之一進說而二失其焉是不智也進諫而有不忠不智之失人謂哀伯為賢吾不信也譏左氏所載嗚呼引事蓋嚴尤匈奴之策奇策也王莽即位而北伐匈奴然君子不謂之奇以其所告者王莽耳漢書曰王莽篡即位而北伐匈奴然君子不謂之奇以其所告者王莽耳內日報何時十倍景帝時鼂錯說上以二策使諸侯子弟得以次受封錯又說上削諸侯地諸侯皆反以誅錯為名吳楚七國兵西鄉而錯受誅此所謂所告者王莽即位而北伐匈奴然君子不謂之奇以其所告者王莽耳也部將三十萬衆嘗一試之若小發兵三家周秦漢征之然後聽其所發之言聽其所言何事苟失身害所從來遠矣不聞上世有忍征之若此三家周秦漢征之然後聽其所發之言聽其所言何事苟失身皆味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莽得無策焉云云大用民力如不可必立臣伏讀之策不聽正議也然君子不謂之正以其所告

告者武后耳武后垂拱初詔昌臣調元氣當以何道陳于昂因是勸鼓鑄所以調元氣陰陽也云云臧哀伯諫忠諫之策也臧哀伯諫忠諫之策也富先考其所處之地觀其所立之朝然後聽其所發之言聽其所言何事苟失身於義通之區新哀伯立於王朝雖有忠言嘉謀雖有讜論人之忠言嘉謀雖有讜論未免有姑助人之罪未免為助亂人之罪以亂助其罪小以治助亂其罪大濟之以淫侈之以暴虐凶德參會神怨人怒適所以趣其誅而速其死此以亂助亂之罪小也道之以典刑規之以箴諫使亂人之身安固而不可拔忠臣孝子之憤亦無自而雪此以治助亂之罪大也向若威公用哀伯之言設使威公能從哀伯之諫動遵法義舉動必遵守於法度義理自附於述取順守之說漢陸賈云湯武逆取而守順之具終無以生之禍威公果能如此則必免於彭生之禍矣○十八年威公及文姜如齊齊侯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蓋為彭生所殺也而隱公之目永不瞑於地下

矣是使隱公之意無自而神雖死而不瞑月也　哀伯之罪顧不大耶正哀伯亂之罪　吾嘗謂羽父之請諡氏族譜篇意同羽父之請見前篇　為威公畫謀國之誤謂諸公子威公而請賊之哀伯之諫公而請黜之羽父也以始亂斷斷為威公建保國之策謂使動遵法義以免後禍始亂者羽父也以始亂斷斷羽父之罪成亂者哀伯也以成亂斷斷哀伯之罪正名定罪結正二人罪名不當置哀伯於羽父之下言二人其罪當均詞氣凜然可畏○愚按哀伯忠誠威公蓋真有愛君之意其失身而忠於君父之大譬蓋不孝而無識爾歟之羽父親謀弒逆真罪滿惡貫威而柬蓼政之不少恕甚矣哉

晉穆侯命二子名及晉封曲沃

桓二年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伐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大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嘉耦曰配偶也　成神福也　叔子指大而未小　大而未小　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　貳謂有分職　貳宜以賤　服言　曲沃　今晉南侯　能久乎

沃伯以鄭人邢人伐翼　翼侯　德尹氏武氏助之翼侯奔隨○王伐曲沃　隱五年曲沃叛王命號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曲沃武公伐翼桓三年春曲沃武公伐翼次于陘庭鄧乃御戎梁弘為右逐翼侯于汾隰參結而止○冬曲沃武公伐翼侯于汾隰參結而止夜獲之及栾共叔○王命曲沃伯為晉侯　莊十六年冬王使號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

千萬世之爭端非人力之所能塞也凡有血氣之屬利小則爭亦小利大則爭亦大國者其千萬世之大爭端乎集人之所同欲嗜而不可得者以奉吾之身聚天下之大利而萃之於此有國者雖欲絕爭奪之禍然傳諸後世其子孫以謂均襲先君之業均出先君之胄年相若也貌相若也材氣相若也智力相若也彼何為而獨尊我何為而獨卑彼何為而獨強我何為而獨弱爭心一起是豈人力之所能禦

乎昔之聖人知人力之不能禦也于是反求諸天而得塞之術曰嫡
庶長幼之分（正出為嫡旁出為庶先生為長後生為幼）是分既立而爭奪之門始閉矣嫡
與長天之所生而非人之所能使為嫡為長也庶與幼亦天之所生
而非人之所能為庶為幼也嫡者天實嫡之庶者天實庶之長者天
實長之幼者天實幼之今聖人制為定分（因其天生立為定分）傳於長嫡為支
子者咸知其出于天而不出於人命當為庶初非人之賤我也命當
為幼初非人之後我也仰視嫡長之貴如坪之於嶽如瀆之於海如
石之於玉如魚之于龍如鳥之於鳳如獸之於麟（麟鳳龍非吾流
輩其自然之尊蓋判於有生之初天既命之豈人之所敢干哉由開
闢以來所守共守是分而不敢變者守聖人所制之分（非專畏聖人也畏天
也天實命之為嫡長豈敢犯分）是故微子不敢伐紂（微子紂之庶兄也微子雖賢不敢伐紂為君）伯邑
不敢裁襄公（僖二十八年宋公疾太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吾其立之公命子魚辭曰君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

（昭二十六年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不敢代昭王子西怒欲自立子常懼乃與之盟而立之子西曰太子壬弱其世非適也王子建長則順焉）共王壽夢欲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曰季札賢壽夢欲立之諸樊遜國季札不受乃立諸樊以次傳餘祭夷昧將以及季札季札逃之不受乃立夷昧之子僚是為闔廬使季札聘魯以觀樂（季札聘魯以數子之賢四人皆賢者）

故諸樊餘祭夷昧皆辭（雖其不立故紹為武王所滅宋襄為楚子所執）紹王為吳人所敗而諸樊兄弟相繼遇弒也）然終淺巡却避者
不敢當豈非不忍以一國私欲之利害而啓千萬世爭奪之禍乎
非其賢利害但見於一國（適庶長幼之定分應前歷聖歷賢歷古歷
今不敢輕變如微子箕子商之賢皆共守之）晉穆侯（名長子曰仇惡名也）何人也（入本題事）乃敢首亂之
所為（亂古今聖賢之際安有輕重）溺於私愛愛其少子（少子曰成師美名也）命名之
曲沃之禍（曲沃成師之邑）卒覆宗國（晉為曲沃所滅幾為周王者又從而寵秩之）曲沃
武公既滅晉昭王又立故王立為晉侯　自古聖人所恃以塞千萬世之爭端者（謂嫡庶長幼之
分定至是皆壞蓋為晉周所壞）世始知人可勝天（不順天所生之嫡長）庶可奪嫡幼可凌

長無度定分纂奪之禍史冊所已纂奪之事無世無之然中於戎狄豹之域者以申國而為戎狄纂奪之事未必非晉與周啓之也深察普喻至貴之無敵貴為天子至富之無倫富有四海榮指垂涎者至衆也覬覦覦者多使勇者守之遇智之尤者則奪之矣是勇不足以守者則奪之矣是智不足以守天下以盟誓則有時而渝是盟誓不足時守以城郭則有時而隳是城郭不足時守以甲兵則有時而鈍是甲兵不足時惟守之以天然後人莫敢與之較天生之分人莫能爭是則嫡庶長幼定分之出於天乃有國者之所恃也所可恃者民恃吏吏恃國國恃天為國而無故亂天之定分罪晉與周是自伐其恃也嗚呼始哉名之異也

新增補注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二終

新增補注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四

楚侵隨

桓六年楚武王侵隨使薳章求成焉軍于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鬬伯比言于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為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鬬伯比曰以為後圖少師得其君王毀軍而納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隨大滿所謂道忠于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腯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備腯咸有也奉盛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讒慝也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福祀干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君治神之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脩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脩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八年隨少師有寵楚鬬伯比曰可矣楚不可伐也楚子伐隨軍于漢淮

之間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怠我也少師謂
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懲之擊楚師季梁曰楚
人上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懼矣
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于速杞隨師敗績隨侯遽闔
冊獲其戎車衆其戎右少師秋隨及楚平楚子將不
許闔伯比曰天去其疾矣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

昔之傾人之國者匿其機而使人陰隨其計非受害之後莫能悟何
其深也方始隨其計終日奔走馳驅聽其所役校于禍患而不自知
及師已喪國已破回視前日之所蹈者無非陷穽然後噬臍頓足有
不可追之悔吁亦晚矣謀之深者豈復有加於此耶曰有使敵人既
敗而識吾之機猶未足為深也天下固有奇權密機非特敵人既敗
尚不知其所以然雖至於數千百年之後亦不知其所以然可謂極
天下之至深矣觀闔伯比之謀隨未嘗不三嘆其深也世之論闔
伯比之謀者不過謂季梁之謀不能勝少師之寵季梁之謀必有
非而不用也少師之說必有時而用也吾之謀雖未行於今然必行
于後嗚呼是何足以關闔伯比之機乎人見隨侯初拒少師追楚之
師從季梁脩政之謀以為伯比之謀未行也而不知其謀之深行乎
其間矣市中有虎曾參殺人必三至而後信其始告之者明知其不
信也其再告之者亦明知其不信而續告之者何耶
蓋有一則有二有二則有三無兩人之說居其前雖有善譖者無以
成三至之說也其始之不信所以成其後之信也知此則可以窺伯
比之機矣隨侯之始拒少師所以成其後之從隨侯之始從季梁所
以成其後之拒季梁者隨之望其君素所畏者也伯比以謂吾苟欲
一舉而成功彼少師雖愛豈能使其君遽遠素所畏者之諫乎今先
示弱以誘少師則少師必有伐楚之請季梁必有脩政之諫隨侯迫
于平日之所畏必勉從季梁而拒少師使季梁之諫虛用於無事之
時又其有事 必又諫其君必以為瀆矣隨之所恃者獨一季梁而已

季梁之術既窮則吾他日之舉兵誰復齟齬於其間哉蓋人之情迫于不得已而勉從所畏之言不過能一從之耳至於再豈肯復從之乎迫於不得已而勉拒所愛者之說不過能一拒之耳至於再豈能復拒之乎不待至於再也其勉從所畏之時雖曰從之而已有不忍之心矣其勉拒所愛之時雖曰拒之而已有不忍之心矣隨侯一念之不平發於始從季梁之諫積而至數年其不平日增當楚再駕之際少師之說安得而不入乎是拒諫之明而不知伯比欣然獨突其機矣兆破隨之機于數年之前收破隨之功於數年之後伯比之機微會人哉吾嘗深考伯比之籌鐃假鼙軍之許而中少師之欲徼假少師之請而激季梁之諫

隨侯季梁之重而致隨侯之懼復假隨侯之止而增少師之慚復假少師之寵而沮季梁之策置毫末之毒於少師之心而一國君臣展轉藥染自勝自負自起自仆自子自奪如輪如機不得少息吾端坐拱手不動聲色而徐制其弊焉雖事往迹陳書之簡牘讀者猶不知其端倪況於當時自隧其網者乎然則將何以自免曰無受楚之地則列火不能焚王無受病之地則癘氣不能病人鬬伯比謀隨累年不衰其潰敗之餘一舉平之反以敵遺子孫勇于伐隨而怯於滅隨非前工而後拙也以少師既死則隨無受病之地也嗚呼小人之根未去則雖從諫不足喜小人之根既去則雖軍敗不足憂為國者其務去小人之根也哉

魯為班後鄭

威六年北戎伐齊齊侯使乞師于鄭之太子忽帥師救齊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南于齊於是諸侯

之大夫戍齊齊人饋之鎰使魯為其班
後鄭鄭忽以其有功也怒故有卽之師○齊衛鄭丁郎切
年終齊衛鄭戰于郎我有辭也初北戎病齊諸侯救之鄭公
子忽有功焉齊人饋諸侯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後鄭齊人以
衛師助之故不得侵
伐先書齊衛王爵也
【主意】鄭忽救齊有功自謂當為之事何過人之有哉
魯初不知盛德大功皆嘗

天下之事有當為者有不當為者凡當為者皆常也凡不當為者皆過也曰是曰正曰善皆所當為也人當為之事何過人之有哉

當為也人不當為之事事雖有萬不同豈有出于此兩端之外者哉事雖多端理則一致古今以驕矜為通患驕矜二字暗指鄭忽抑未之思也彼驕矜之人蓋未嘗思又理耳盡

反觀吾之所行果不當為邪皆理之事方且愧懼之不暇言方將內愧懼之心何暇

誇人豈敢外誇於人果當為邪合理之事則亦饑食渴飲之類耳必欲矜為人者

必當行理何足誇人我自行理是天下本無可誇之事彼驕矜之心亦何

自而生乎良當視而反聽而反瞻則為殘疾人矣苟目能視

耳能聽如可謂之無疾之人豈有持此以誇世者哉雖辭之孝至莫如

舜禹之功大功莫如禹盡心之謨善謀莫如

文王清節莫如伯夷救時莫如孔孟之學學道莫如孔子

論皆人之所當為也聖聖亦不以誇人世之人僅有一善如鄭忽能

辭有功之類如毫髮遽自衒以為過人之行使謂人莫及我亦惑矣此等人蓋不可曉矣人之為人非聖人莫能盡故到聖人盡為人之道今受人之形而反自謂過人自謂有過人之行豈特翼而飛鼠而翫耶身生翼而能飛背生鼠又能翫則誠異於不然則亦於耳雖有小善何嚴過人甚矣其惑也應前惑字鄭太子忽之救齊題事雖曰有功大敗戎師然赧邶鄘衛洹鄭國災患亦諸侯之所當為耳乃是諸侯當為之理遽軒然伐其功軒然自高之意責鄭忽矜我其功

輕周室之爵祿而欲躐之周室班爵先侯後伯鄭伯爵也忽以自功欲例於侯上躐又

從而加兵于魯謂來戰于郎鳴呼歎而論之使小國有功而可躐處于大國之上果從鄭忽之意則臣有功可陵其君子有功可傲其父矣則是臣子有功者可慢君父之

上矣曾不如無功之為愈也吾嘗觀鄭忽始敗戎帥之時（此段轉說鄭忽中無所主）推視外物以為輕重囚二帥獲戎之一帥大良少良（陳侯佞諛而獻於齊人饋以為輕）而伐衛所獲二帥甲士千齊氣吞諸侯邈視王室（欲以伯）所先（魯以周班後鄭亟連三國之兵而伐之（齊衛鄭伐魯戰于郎）何其壯也（當是之時）及其嗣位（鄭莊公卒太子忽立是為昭公）微弱不振（為人所逐）為國人所賤其出奔（宋人執祭仲使立厲公）其復歸（厲公出奔而昭公復歸）斥其名而赴諸侯（春秋書鄭忽出奔衛又書鄭世子忽復歸于鄭見得鄭人斥其名以赴告諸侯）曾不以君視之甚者詆以佞童（童詩鄭國風後童剃忽也）佞童之稱受侮受辱一至於此（為國人所侮）前日之壯氣安在耶（無復能日吞諸侯之氣矣）蓋忽之為人（斷上文意）得志則氣盈而自視其身不勝其大（前日敗戎時也）失志則氣餒而自視其身不勝其小（後日受侮時也）人其賤之（斥名佞童之類）反不能較此時與此（心無所主聽命於物）隨物而公不爭中初無所主（此心初無義理之養）悍然（忽怒而加於魯）已不能平（怒而加於魯）人其賤之（斥名佞童之類）反不能較此時與此（心無所主聽命於物）隨物而小憑前身不勝其小（大不勝其小）終身為物（言其純無所見）一身不能自主（聽命於物）況敬主人之國哉

鄭太子忽辭昏

桓六年齊侯以文姜鄭太子忽太子忽亂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為君子曰善自為謀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我何遂亂鄭伯急而受室以歸是以歸昏民其謂我何遂亂鄭伯急而受室以歸是以歸昏也

衛桓十一年鄭昭公之敗北戎（止昭公奔）曰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弗從鄭莊公卒祭仲立昭公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奔衛（厲公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桓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于鄭主意為國而依人以為重不推人不足依而禍實生於所恃之失國在於議弱而不在於亂昏也（鄭忽不亂而取文姜則彭生之禍不在魯而在鄭忽）

為國者當使人依己（孰強故人依己不當使己依人）以為重未有不窮者也（一節主意在此）所依者不能常盛有時而衰（盛則可依衰則失所依矣）所依者不能常存有時而亡（存則可依亡則失所依矣）一旦驟失所依或衰或亡將何所恃乎（以上是第一節意）嗚呼此特論依之不可常耳結上生下（抑有甚者焉（轉第二節意）使所依者常盛而不衰常存而不亡可謂得所依矣（似乎可恃然猶未足恃也（雖盛雖存猶有不足恃者）晉方主盟諸夏（晉自文公以來聲為諸侯之盟主）宋深結而謹事之（宋人皆楚謂晉疆盛可依之以為重）及阨於楚師之圍（楚莊王國宋在宣公十四年）宋人攜盡至於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易子而食）晉迫於欽（其時晉國坐視而莫能救也宣公十五年宋人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當特諸侯之強盛者莫如晉（晉方主盟諸夏）諸侯之可依者亦莫如晉晉猶不可依（告急而不之救）又何以自固想其心自以為得所依矣（宋人）嗚呼此特論人之不足依爾（結生下抑又有甚者焉（轉第三節意）魏莊武將

（高歡入此史高歡謀篡之強臣）武帝崩其篡弒（武帝崩高歡篡弒）日有篡奪之憂所恃以為依者宇文泰（孝武禹酰而崩高歡篡弒之）以是論之（以上是第一節意在此）非惟人之不可依而（宇宇文泰在長安）一旦脫身虎口（泰迎帝於高歡）捨所畏而得所依（所畏謂歡所依謂泰）天下之樂有過于是乎（人皆樂從武之禍不在於所畏之高歡（帝既入關高歡惟清河王亶子）而在於所依之宇文泰（孝武禹酰而崩高歡篡弒之宇文泰在長安）以是論之（以上是第二節意在此）所依者不能常存有時而亡（存則可依亡則失所依矣）一旦驟失所依或衰或亡將何所恃乎（以上是第三節意）嗚呼此特論依之不可常耳（結上生下）抑有甚者焉（轉第四節意）魏莊武將

（魏弱故依於人）已不能自立（即人依己）而猶欲以為人重（即己依人）未有不窮者也（一節主意在此）所依者不能常盛有時而衰（盛則可依衰則失所依矣）所依者不能常存有時而亡（存則可依亡則失所依矣）一旦驟失所依或衰或亡將何所恃乎（以上是第一節意）嗚呼此特論依之不可常耳（結上生下）抑有甚者焉（轉第二節意）使所依者常盛而不衰常存而不亡可謂得所依矣（似乎可恃）然猶未足恃也（雖盛雖存猶有不足恃者）晉方主盟諸夏（晉自文公以來聲為諸侯之盟主）宋深結而謹事之（宋人皆楚謂晉疆盛可依）及阨於楚師之圍（楚莊王國宋在宣公十四年）宋人攜盡至於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易子而食）晉迫於欽（其時晉國坐視而莫能救也宣公十五年宋人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當特諸侯之強盛者莫如晉（晉方主盟諸夏）諸侯之可依者亦莫如晉晉猶不可依（告急而不之救）又何以自固想其心自以為得所依矣（宋人）嗚呼此特論人之不足依爾（結生下）抑又有甚者焉（轉第三節意）魏莊武將

（高歡入此史高歡謀篡之強臣）武帝崩其篡弒（武帝崩高歡篡弒）日有篡奪之憂所恃以為依者宇文泰（孝武禹酰而崩高歡篡弒之宇文泰在長安）一旦脫身虎口（泰迎帝於高歡）捨所畏而得所依（所畏謂歡所依謂泰）天下之樂有過于是乎（人皆樂從武之禍不在於所畏之高歡（帝既入關高歡惟清河王亶子）而在於所依之宇文泰（孝武禹酰而崩高歡篡弒之宇文泰在長安）以是論之（以上是第二節意）非惟人之不可依而（宇宇文泰在長安）一旦脫身虎口（泰迎帝於高歡）捨所畏而得所依（所畏謂歡所依謂泰）天下之樂有過于是乎（人皆樂從武之禍不在於所畏之高歡（帝既入關高歡惟清河王亶子）而在於所依之宇文泰（孝武禹酰而崩高歡篡弒之宇文泰在長安）以是論之（以上是第二節意）非惟人之不可依而（題事齊文不能依大國以自固（如祭仲同車之類）殆非也（東萊斷之甚忽）使忽不（事即齊侯先欲以文姜妻之）忽周亂故以妻魯威公而取文姜則彭生之禍不在魯而在鄭矣（桓十八年公及文姜如齊齊侯通彭生乘公而戰之此事即彭生之禍也）豈有禍魯而福鄭者耶（均一文姜於魯則為禍於鄭則為福決無此理）自古小國連姻大國得其所依者蓋無幾而輕量強弱召亡如銅斗摩笄

之禍者 史記趙世家 皆是也然則忽之辭昏固亦未可厚非也 言鄭忽自合亂昏不可以重責之也後世徒見其終以微弱致禍謂鄭逐忽而直突 遂并以辭昏譏之責其亂昏以失大國之助 殊不知忽前得之於辭昏不亂則簡彭生之禍故其亂昏為是 後失之於微弱忽以微弱為人所逐非關於亂昏也一是一非兩不相掩 亂昏則是微弱則非烏得以後之非廢前之是哉 發盡古意 忽之言曰語謂結晁議論 自求多福出詩大雅文王篇 在我而已 鄭忽得詩自求之意 大國何為 依大國而得之也 信斯言也實先不能求管叔蔡叔 以大國亦何有於我哉 言依大國而得福哉 詩忽能克是言 設使能克在我之言則洪範之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周雅之 有祿天保詩云受天百祿皆我有也 在我之福 尚何微弱之足患乎 何至微弱而為人所逐乎 論者不識忽之大節而 其言之失 為論益讀之功 亦惑矣

鄭忽在我一語其補益於我豈不大哉

威公問名于申繻

威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以太子生之禮舉之 接以太牢 士員之士妻食之 公與文姜宗婦命之 公問名于申繻對曰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類 以名生為信以德命為義假取於父為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 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 以國則廢 戴妃以器幣廢禮晉以山川則廢主 以畜牲則君獻武廢二山是 以犬物不可以命公 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

名子者當為孫地世所共守也生而名沒而諦子之始生嬰孩耳聲年而免乳又幾年而成童又幾年而有孫又幾年而老又幾年而沒由命名之日而遐想諦名之時茫味荒遠若存若亡若滅沒而不可知也今乃預料於百年之外恐其廢名恐其廢職恐其廢主恐其廢祀恐其廢禮博詢詳擇精思熟慮俾不為後世之累當始生之初而思既沒之後可謂遠也已矣名子之際其遠慮益如此至於餘事則每不然法度苟以趁一時之便未嘗憂他日之弊也政事尚以濟一時之欲未嘗憂他日之害也財用苟以供一時之求未嘗憂他日之匱也其華尚以快一時之忽未嘗憂他日之危也名子且為百年計況於創業垂統以遺子孫者又不能為明日計乎大而國小而家尚以名子之心推之則貽厥孫謀之理盡矣奚必他求哉抑嘗稽禮之所載子見於父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庶子則讀

咳而名之是知命名特咳嗽之頃耳一有不審遂流患於無窮矣信侯以司徒豈知終晉之世易中軍之名乎武公以司空豈知終宋之世易司城之名乎武公以具敖豈知終魯之世易二山之名乎咳嗽之間而其患乃與國相終始信矣始之不可不審也然名子之不審不過後世以諦廢事耳孰知有一噸一笑而開子孫萬世之禍者乎觀名子之遠慮可以為有國家者之大法觀名子之不審可以為有國家者之大戒申繻之言有鑒有規固不可以易心讀之也

王師伐虢

桓十年春虢叔詣其大夫詹父于王詹父有辭以王師伐虢夏虢叔出奔虞

（旁注）以理分二字立說謂分與理一犯分而訴其理雖直而亦曲矣豈有犯分而得謂之直乎

屈天下之理以信天下之分（信音申）○此反難之辭也（特字也）世之持名分者皆曰（反難一段未是正意）非善持名分者也 幸而聽上下交爭之分（如以臣訴君之類）寧使下受抑（臣之分可屈）勿使上受陵（君之分不可伸）所屈者一夫之理（理之在乎一身）所信者萬夫之分（分之關乎萬世）屈尺而信尋丈亦何為而不可屈乎（應起語焦亦未說出正意）宜人之滋不服也（言世俗之論不能服人）虢公潛其大夫詹父於威王（入本題事威王天子也虢公諸侯也詹父則虢公之臣也虢公譖詹父不知何事）詹父有辭（有理直）王為之伐虢而逐虢公（虢公出奔虞）以臣逐君固可罪矣（威王不當為臣所逐）其如君然人之咎周者不過曰（此本世俗之論虢公雖由君也（理曲而分則尊）詹父雖直（不當屈分以伸）臣也（理分則卑）威王之失不當以曲直之理而廢上下之分耳（不敢罪武王則是也）其所以罪威王則非也（不敢罪武王較君臣）其罪威王則是也（固當罪威王為臣逐君）故直數傳而至于襄王（晉文公為霸王時）晉文公以元咺執衛侯而請殺之（衛侯

（射殺叔武元咺一說于晉晉文公執衛侯歸于京師請襄王殺之）襄王曰夫君臣無獄（君尊臣卑無相訟之理）今元咺雖直不可聽也（元咺雖理直不為臣殺其君將安庸刑庸用也言如此則無所用其刑矣）襄王之意（東萊）豈非以矯威王之失乎（言威王聽詹父之訴而逐虢公故襄王矯變其失不聽元咺而殺衛侯也）所謂君臣無獄者固可以為萬世訓（襄王此言可訓萬世）至若元咺雖直之一語（襄王此言依舊不是）衛未免隨世俗之見也（元咺既已訴君不當更稱其直）苟如襄王之說（辨元咺雖有一語是元咺直）則元咺直所以不可聽者恐亂君臣之分焉耳（以理言之則不可以分言之則元咺而殺其君）有所謂理又有所謂分（此世俗之論分為二是理與分判然二物也（其實分與理一）捨理而言分是分孤立于理之外也分孤立於理之外則分者特一虛名耳天下之亂臣賊子豈虛名所能束縛耶人情所不平者莫甚於理直而受屈今告之以汝理雖直姑為名分屈是導之爭也彼亦安能鬱鬱受屈久為虛名之所壓乎必將不勝其忿決壞名分而不暇顧是吾之特名

分適所以壞名分也君子言分必及理自此以下方正說出主意言理必及分所以異於世俗之論分不獨立與理俱立理不虛行與分俱存得則俱得分存則理亦存失則俱失分亡則理亦亡豈有既犯分而不犯理者乎此句發才意極分曉子之證父者先有證父之事也所謂證之事雖是證不必復問其所證之曲譬如兄之臂者弟而子證父攘羊而子證父理也曲矣然不必復問得為弟之紿兄者先有紿兄之直也弟之紿兄理已曲矣紿淚也不必復問其所紿之由也所爭之事雖是臣之訴君者先有訴君之曲猶父不可證兄之不可紿也不必復問其所訴之辭也犯分訴君則犯理矣理既曲直固訴不必訴真辭也當詹父滔天之惡矣犯分大惡不訴則既磨訴君之口則已陷於豈復有所謂直哉梁詹父之直因訴虢公而曲也元咺之訴君二人之理已曲吾復何所原哉周王苟以是從而治之亦

為君不訴以全吾真平勞而不怨雪而不報益所以彰吾之直也又推而止之進一步說則知君臣之際本非較曲直之地君者臣之天也不惟君不可訴亦不當爭曲直臣之理雖直其敢自謂直以加吾君乎君子善則稱君過則歸己者正此意也

朝晏退此事君之職戰戰兢兢此事君之心敢竊戮曲直之心所知者盡臣道而已但知為臣當盡臣道為人臣者皆懷是心雖極天地窮古今安得有犯上之實耶後世亂臣賊子陷於大逆者皆因見君之曲而已為直耳惜夫

威王昧之而不知威王不知此理故謂元咺理直殺衛侯而猶謂元咺理直此分與理所以終離而不可復合者也二王皆未見世俗之見也○此句應前理分二字大抵作文值首尾應血脈貫後之為治者非合分與理為一須要破世俗之論安能洗犯上之習而還於古哉此犯上理既明然後下不

亦

矣

虞叔伐虞公

桓十年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乃獻之又求寶劍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

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共池

主意虞公以貪失國虞叔以吝逐君此二句可為此事之斷案又劍出新意言人能以貪財之心而求道以吝財之心而守道則所得詎可量故此是就當說中發出新意所以為妙

虞公以貪失國 玉而又求劍至於伐君貪與吝遇此禍之所以成也貪者惟恐不得人之物吝者惟恐失已之物貪者雖得萬金而不能滿吝者雖失一金而不能忘虞之君臣上貪而下吝貪者求之吝者共之亂安得而不作乎然貪吝非二法也言二病同一體

視人之物則貪視已之物則吝吝者未得而求之則貪既得而守之則吝名雖不同其心則同忠於嗜貨焉虞公之物虞叔吝使虞公思吾求劍之心即虞叔守劍之心吾愛彼之劍彼必不至於貪矣虞公能如此

此則虞叔思吾守劍之心虞公求劍之心吾自愛其劍彼豈不欲得之乎必不至於吝矣虞叔能如此則吝之患消惟其不能如此則貪之患生貪一吝成用兵伐君之禍由吾而暨今人所以相戕相賊相殘者賊此之由吾將告貪者以廉告吝者以施方貪其有瘳乎嗚呼彼方貪而吾告之以廉是教餓虎之不求肉也彼方吝而吾告之以施是將求肉於餓虎也無益於彼祇取辱焉信如是則果無術以救之乎曰此固不必他求也不過以貪治貪以吝治吝而已矣一句後戰矣至理之中無一物之可廢貪吝雖非美事人心之中無一念之可除貪吝是非善心亦貪吝之念苟本無罪若以為無安從而有則人安得而無則亦安能盡除此念是貪吝固有此貪吝者苟本有非今既有此貪吝之人安得不可強使之無也但要善用其貪吝耳吾心一旦渙然冰釋心悟於差渙然如春冰之消釋則曰貪吝孰非至理哉善用之則皆至理也蓋事有

善惡而念無善惡亭實於郊念生於中此即
名善念 如實吾之念用之以好實則為善念矣 是念加于事之惡者即名惡念 念實吾之念用之而所用則不同譬之於火用之饗爨
則為善用之燎原則為惡然昌嘗有二火哉譬之於水用之溉田則
為善用之灌城則為惡然昌嘗有二水哉自人觀之雖若為二而其
一未嘗不卓然獨存于二之中也世所以指虞公為貪者此下一節發明以冷
之說以其求財不厭耳虞公貪則故為惡念 苟用是念以求道不厭善用貪念即善念矣
立而不已 共學適道可與立矣貪用之念猶未已也以求與權以求造於理之妙賢而不已為
賢之念猶未已也必求為聖及求造於性則為大矣學而不厭何以
異乎不厭即貪之意也 世所以指虞叔為貪者此下一節發明以冷之說以其守財欲
不失耳虞叔吝嗇用貪吝故為惡念 苟用是念以守道不失即善念矣與生俱生欲不
能遷當生而不為物欲所移 與死俱死處不能有處物事也因事之
則與顏子服膺

勿失即文中意念之意服於心曾閒此即所謂不厭者其念未嘗加損也向之善財與守道相去遠矣而
吾惡而改其名 吾之惡念一也人徒見其嘗名貪嘗名吝遂疑
而惡之乃欲求道於是念之外是以惡楚而廢火食惡溺而廢水飲
也誤矣

楚伐琅玡敗蒲騷

祖十一年楚伐琅將盟貳軫鄖人軍其郊必不設且曰虞四邑
我以銳師宵加於鄖鄖有虞
之至也告次于郊郭以禦
心而恃其城莫有鬬志若
師于王對曰師克在和不
軍以出又何辭焉莫敖曰
敗鄖師於蒲
驪率盟而還 ○楚伐絞祖
撫者以誘之貧之絞人獲
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大敗之為城下之盟而

襄 ○ 盬瑕大敗楚師十三年楚盬瑕伐鄭圍伯比送之還謂其
母曰必濟師楚子辭焉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乎
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同而威之以德而威莫敖以刑怙莫敖
扭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
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召諸同而勤之以令德見莫敖而
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
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使徇于楚曰諫者有刑及鄧亂次以
濟衆無次且不設備及羅
羅與盬戎兩軍之大敗之

【注疏】假設操舟一事以喻盬瑕奧御文幹人傳同一識軸大意謂盬瑕初受楚於圍燕以取蒲騷之勝宋用乘燕詭敵之策以敗鄭人便謂能盡盬瑕之術卒取敗於鄖人軍敗身喪貽笑後世盖盬瑕之死生係於伐鄖之勝敗也

楚人有習操舟者此非實事盖假設以喻盬瑕所製其開帆擊楫所以乘風舟雲興鳥逝一息千里

惟舟師之是聽一節承操舟之術而動於操舟之利既不能形容舟行之速○以上作一小試於洲渚之間洲渚水之小者學操舟者然是自試其技一節喻盬瑕蒲騷之敗

自制亦不能自決也于是小大由之無所疑滯

平瀾淺瀨水波不興風波之險

江湖之若水視大水視盬然推敲徑進形容舟之速亟犯大險言無畏天沃日之濤

排山倒海之風二句形容風波之險盬瑕之狀

乃徬徨四顧騰落神江驚風飛雨之狀奔鯨駭虬鯨大魚也虬龍無角也

魚鱉之腹身死於水魚鱉食之為世大戒以上一節喻盬伐羅之敗

豈非前日之幸乎身死時謂小試時之幸則將之難而悔終身不敢言舟楫矣必無舟楫之日史記盬瑕之禍入本傳事不幸類是與習操舟相似當盬瑕與鄖師相距於蒲騷鄖音云鄖音員鄖名蒲騷地名其國欲與四國戰盬瑕自知將略非長孤軍暮非己所長委計鬬廉以為蔽也受敵於鄖鬬廉以兵次於鄖郊之外鬬廉自將精兵以禦蘧敗曲瑕以兵次於鄖郊之外鬬廉也鬬廉教曲瑕以禦蘧敗州蒙之兵次過三宿日次也教以銳師宵加於鄖者鬬廉也因夜以襲鄖人教以師不在衆不疑何卜者

又闔廬也（事見本題註）無小無大惟闔廬之謀是從以成厥功（皆出闔廬之謀）豈不猶操舟者（操舟者猶盜取勝伐絞之役是舟師以資闔廬）盜瑕使見用奇之功而欲竊效焉（欲竊奇計取勝）伐絞之役是身試於洲渚之時也（絞小國當洲渚之間小水地）幸而絞人偶入其彀（絞人中盜瑕之計兩軍交鬬）志滿氣揚（得意）自謂算無遺策（自謂盡得用兵之術）凡天下之言兵者無出我之右矣（能人相兵）皆無居我上者（言滕國小絞之勝易）削規破矩任意直前（謂亂次以滕且不設備）夔出不圖（不料盜瑕突出）鄧曼排其禍端（楚王夫人鄧曼歸國之女姓曼）吾以為瑕盜瑕之禍者在絞而不在得禍蓋與操舟者無以異也（操舟舟師也）

之蒲騷之役（鄧曼言敗於蒲騷之役歸自用兵之誤）初晉獻納幣尚未敢自信也（獻納幣小試）蒲騷（此事乘一篇主意）方伐絞之（於洲伐絞）苟又操於絞人（絞伐絞人故不用鬬廉之計）而勝（今代絞自用其計故取勝）今必自用而貶（貶絞故取勝）將益求其所未至（未至謂不設備）

不敢以兵（言不敢以兵伐絞）而務其能（務其能修德）而務其能（務其能修德）曰鬬廉之謀（昔圍以用人言而勝）今采樵誘敵之策（采樵誘敵）豈亦鬬廉教我乎（行軍之法別有設徒以登山采樵郤正兵以打衛之今盜瑕設計欲誘絞人故不用兵軒衛乎樵者所以絞人也設徒登山采樵絞人爭出而驅設兵於采樵之山下（後縱為山下伏兵所敗蓋盜瑕自設此計非出於鬬廉之教也）此所以

堅其自用之意（應前自用）而趣其荒谷之縱也（趣促縱自經）盜瑕之死生在於絞之勝敗（應前盜瑕之禍在絞而不在蒲騷）騶之於先而陷之於後（勝於絞所以騶之敗於羅）所以騶之（言非人為）肅非天欲斃之乎（所能為）符堅之治秦（引事論。晉時符堅據一則盜瑕鬬廉）猛之死未幾王（堅據蒲位國號秦）下詔以新失丞相王猛（王猛秦人）二則王猛（亦簡盜瑕）二聽教鬬廉（猛之死猛死）置觀以聽訟（符堅下猛）西域之捷交至（張掖郡名西域西戎也）競競也（語極其謹畏亦猶盜瑕未敢自信）繇踵而張掖（其辭至此戰勝）其心始縱（符堅始驕人之心）下之事止此耳（猛雖亡吾豈不能獨辦乎亦猶盜瑕之時）迄自用而致泥

永之孥 蔣堅 大舉伐晉敗於淮淝秦遂以七 鄉若猛 宛之後其鋒嘗小挫 設使無張陂西域之捷師有小人敗劍 必不敢遽輕天下事亦必不謂天下事正此耳 堅之喪國即巫瑕之喪師也 二事亦頗相類由天子至於庶人意繳結 免於師傅之嚴而天子至於庶人意繳結 免於師傅之嚴而驟欲獨行其志 初雖嚴師 伯當事任遇事之易者未足喜 有禍蓋先遇其難則以 遇其易則以易為常 事無難必 謂事事皆易 是禍之原也 故不足憂 世固有以一勝累一國 知衛 類以一能敗一身者矣 如蛋 哨 豈不甚可 懲哉

詳增補註東萊先生左氏傳讀卷之五

祭仲立厲公

桓十一年 註見四卷 ○ 祭仲殺雍糾 桓十五年 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父與夫靡觀其母曰人盡夫也遂告祭仲仲殺糾公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 ○ 高渠彌 糾字 為戮乎復惡已其矣 ○ 齊人殺子亹 桓十八年 齊侯師于首止子亹會之高渠彌相七月戊戌齊人殺子亹而轘高渠彌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是行也祭仲知之故稱疾不往人曰祭仲以智免仲曰信 ○ 楚殺子南 襄二十二年 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來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為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平對曰父戮子君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為王視殺子南於朝轘諸朝轘起于四竟子南之臣謂棄疾請徙子尹尹子新曰君臣有禮昔二三子三日棄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讐吾弗怒也遂而死

（生瀧）雍糾欲殺祭仲而謀於其女楚子南不告而殺其父君子處雍姬棄子雍姬告之而殺其夫子南之變則當如何斷之曰此君子所必不免之事也吾識君子豈有人敢必殺吾父之事而謀諸我乎

告君子以理告衆人以事所謂衆人者見形而後悟按迹而後明非遽可理曉也孟子曰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君子于處死生之際固自得於言意之表矣由衆人觀之則天下之可惡者孰有甚於死雖申告以義之重然彼不知義果何物口誦心推淡乎若大熒明水之無味也以無味之言而驅之就其所惡之死吾知其難也曷若告之以事因其素所曉者而入之乎祭仲當宋人之執而不能死必以所惡者莫甚于死也故窒受逐君之名然不數年而有雍糾之謀使仲先知則陷厲公之機矣向之死以徇國今之死以佶權其榮辱天淵也當是時雖欲復死於宋其可得乎其後當昭公之弒而又不能死亦必以所惡者莫甚於死也故窒縱弒君之賊不之討亂人而不止之會仲　弗先知也雖欲復死於宋其可得乎人之死以討亂今逆其榮辱天淵也當是時雖欲復死于昭公其可得乎人之死不可復得者生耳今反思死不可復得則孟子所惡有甚於死之論非矯情也既達者觀其理未達者觀其事處死之道思過半矣然祭仲之處死猶未定為難也臣之死於君死于國職也乃若雍糾將殺祭仲而謀於其女雍糾祭仲之女楚子將殺子南而告於其子子南之子名棄疾二事並詳其題注為其女為其子者將若之何設問雍糾棄疾聞斯謀也何以處之父也君也夫也鼎立為三綱父為子綱君為臣綱夫為妻綱而世未有能輕重之也三者事體一同全彼則害此雍姬全父而殺其夫全此則害彼棄疾全君而殺其父豈非天下之至難處而君子所當先講乎以上一節是設問是事則有是理故當講無是理則無是事君子之所必不過也又何必講此理の義論甚高伐國不問仁人古者尚不以伐國之事問

於仁者之人對孝子而公言將殺其親豈有對孝子之深愛者必有無是理也君子之深愛婉禮記孝子之愛也愉色婉容愉色者必有婉容意已盡雖欲微詆其親詆毀消釋也猶忸怩而不能出口尚慙靦而不敢引咎出詆親之語矣曰殺之云乎殺其親乎不聞君子死親之難矣親有難則孝子救而不得則死之不聞人敢以殺其親之謀告君子也故知君子不遇此事里閭之相毀譽者鄰里之人相毀毀者有謂奪在席遇其所奪在席遇之人同在坐席必為之止必暫止其毀罵之言父子夫婦間豈朋友比哉恩義大重於朋友也雍糾不以雍姬為可忌而謀之殺祭仲之說謀於其女楚子不以棄疾為可憚而告之以殺子南之說告於其子固可占知二人之為人矣可見雍姬棄疾之非君子平居暇日誠不足以動人平時愛親之誠不能感動於人禍已至此一旦忽聞殺親之謀告者殺夫雍不告者殺父棄疾左右皆坑谷也言與不告無一可者果君子則必不至聞此言果聞此言則必非君子意極明白兩者為何適立耶結上一句吾之所愛者不能造君子之域耳立身修德不可不勉

或有以為君子而復遇此變者也據前君子必不遇今緩於為君子而安謂二人之得失今人不曷不造君子之域不欲消此變而欲當此變但憂遇此而無以當此抑末矣是不知其本也故曰雍姬棄疾之事非君子所當講也以下意繳

盜殺仮壽

桓十六年初衛宣公烝于夷生急急子屬諸右公子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于左公子夷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公使諸齊盜待諸華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逃誰受之命盜以酒壽子載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泄惠公奔齊

桓六年夏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放寧跪于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泄為不廢矣夫能固位者必愛于本末而後立衷焉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強詩云本枝百世

圭意和氣致祥乖氣致異此天理也以二子之賢而生棄溝之賢豈乖氣交戾以致之不可泯也然汲宣公之濫亂而有二子者君子所謂齊而備國所謂異也

和氣致祥和氣與祥瑞為類乖氣致異乖氣與異為類二氣之相應猶桴鼓惟也桴鼓以類相應如鼓應桴○此篇亦反難設疑之格物之祥不如人之祥人之祥是暗包急壽二子故國家以聖賢之為佳祥此人之祥而景星慶雲神爵甘露之祥次之此物之祥物之異不如人之異此人之祥與上文之祥對言故國家以邪佞之出為大異此人之異而彗孛飛流星變龍鬬牛禍牲怪之異次之此物之異是以王季文王為聖人洪出于古公之裔古父太王也王季之父文王之祖○此言和氣致人之祥武庚祿父武庚祿父後也後與管蔡作亂周公誅之實育於商紂之門此言乖氣致人之異亦各從其彙也彙疇類也衛宣公之無道入本題事○無禮謂上承下濁昏縱悖亂聞于天備言故畧說過乖戾之氣所召者宜其為妖為孽為厲為鬼而彼壽二子俊右傳作急字並生其家俊音俊急字通為厲為鬼納宣姜之子宣姜本衛宣公所妻然則天理有時而幷乎幷氣乃能致祥氣天理也曰是所以為天理也承上句天理為此事之主世皆以人欲滅天理而天理不可滅雖人皆橫流之中而彼衛公之家三綱斁矣君臣父子夫婦為三綱未嘗不有

五典絕矣五常之典凡生民之嘗性皆剝喪而無餘矣此言宣公以人欲滅而二子之賢忽生於至醜至污之地此見天理之不可滅是之上帝之降衷善也書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雖在昏縱悖亂之中昏縱悖亂應前未嘗不存也大理無在二子自幼至長所聞者何語所見者何事而介然自守習不能移不為氣習所移豈得之於人乎非由人之所告是天以二子而彰此理之未嘗亡也發明天理未嘗差舛嗚呼天以賢子孫遺之因上文天以二子此理而反覆辨難前段不曾解說致祥致妖故再以此設問世亦有乖氣而或致祥者乎謂妖也此意承前發明二子雖賢及為位國妖禍彼以其邪位宣子我以其正二子彼以其濁位宣子我以其清二子每若鑒納之不相合自滿朋惡黨視之如宣姜惠公皆是滿朋惡黨豈不猶妖孽哉二子獨異衆故位詭諸交作詭宣姜公子朝詭急子致二子之死二子皆為國視之如妖孽也立黔牟而又致黔牟之放謂惠公奔齊又致惠公之逐謂惠公入而致

點 又致左右公子之誅 謂惠公殺左公子豵 其為變異孰大焉 二子之賢 左公子豵 解垂氣或致祥一語 垂氣之果致異也 解垂氣或致祥一語 吾是以知天道之不誣 而卅之語 天雖降祥 又生下意 人無以承之 宣公不能受天之祥 則祥變而為異 所以流禍 使 宣公因二子之賢 此下發明承字一念悔悟而復於正 悔前日之非而反於正理 正 宮闈以正朝廷 宮闈謂閨門之內 人所之所自出 正朝廷以正百官 百官正以正萬民 宮闈既正則 風驅雷動 化行之速 無不正矣 風驅雷動 化行之速 黃厚堂皆消 惡悉皆消 固可以移鼇 有至樂存云公與夫人並 有有備國風翻有至樂存云公與夫人並 衛之宮室淫亂男女相奔 而為漢廣 為淫亂桑中序云衛之宮室淫亂男女相奔 桑中之詩 一詩皆備國風翻有至樂存云公與夫人並 行露之章矣 漢廣詩求而不可得 此行露詩出召南序云強暴之男不能 侵陵貞女也 言衛宣公易能 簡 匪至此乃可 耳 此言宣公之所及哉 宣公固不足責 又轉 意如此 轉指方造其妙 以二子之賢 受之于天者如此 天資之美與聖 又設問 曰 若二子之賢 終被讒而死 如是而植蒂 如是而根深 如是而實繁 人也 獲皮刈也五穀 待人播植耘耨 如是而天 如是而人 如是而報 如是而德 如是而福 如是而壽 如是而子孫 如是而祭祀 如是而享 如是而祖 如是而宗 如是而百世 如是而不可動搖 如是而不可斬伐 如是而不可拔 如是而不可仆 如是而不可壞 如是而不可滅 如是而不可絕 如是而不可已 衛國之亂者何歟 天也 五穀者種之美者也亦猶人皆資之美得人於天 如是

而植蒂 如是而根深 如是而實繁 如是而天 如是而人 如是而報 如是而德 如是而福 如是而壽 如是而子孫 如是而祭祀 如是而享 如是而祖 如是而宗 如是而百世 如是而不可動搖 如是而不可斬伐 如是而不可拔 如是而不可仆 如是而不可壞 如是而不可滅 如是而不可絕 如是而不可已 衛國之亂者何歟 天也 五穀者種之美者也亦猶人皆資之美得人於天 人也 獲皮刈也五穀 待人播植耘耨 雖守區區之介 應前 不可恃 應結尾意 此四句極有精神 是道也 總結 非洞天人之際達性命之原何足 以知之 甚有理趣

魯及齊師戰于奚

相十七年夏及齊師戰于狐鞫居 晉人侵魯疆事也于是齊人侵魯疆吏來告公曰 濵場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焉事

全而職又
何謂焉

邊境非有國者所當憂也民之死生國之安危皆繫於邊境聞其有
警焉得而不憂嗚呼是所以不當憂也民之死生國之安危皆繫乎
邊境聞其有警言而始憂之則未有警之前所講者何事耶平居暇日
審形勢定規模簡將帥明斥候者為此時也烽燧壅起按吾素定之
畫次第而行之何憂之有是故聞警而憂者可以占知其無備也聞
警而不憂者可以占知其有備也漢丙吉為相其馭吏見驛騎持赤
以囊知虜入雲中伐郡遂歸府曰吉恐虜所入邊郡長吏有老病不
任兵馬者宜可豫視十日當具其人吉以是得憂邊患
職之體見漢丙吉傳當是時吉為相久矣邊吏之壯老材否諒不加省見
驛騎羽檄之來始科條其人一何晚耶自雲中至長安凡幾里自虜
入至圍警凡幾日兩陣相望呼吸勝敗使果有老病不任兵馬者吾
恐決之詔之不而罷敗之報已聞矣雖日憂亦奚以為善乎原威公
之言曰[illegible]守疆守其一而備其一不備其一而備其二
何謂為威公之意以謂為備當在于無事之時苟事之已至汝雖謁
之吾雖憂之城成保障非一日二日所能築也矣戰車徒米一日二
日所能繕也餽餉芻茭非一日二日所能儲也亦不過拱手待斃而
已威公之責成疆吏亦嚴矣猶有說焉威公之責疆吏則是而所任
以守疆場者不知其何人也賢耶其責成固宜不賢耶徒委其責而
不問吾懼其階禍也付吳起以西河則魏不知有秦吳起魏文侯時
為將繫秦拔五城文侯以起善用兵乃以為西河守以拒秦付李廣以
北平太守則匈奴聞之數歲不敢入漢李廣為匈奴所畏匈奴號曰飛將軍避
之數歲遠近其志以手招纏裹沽付羊祜以襄陽則晉不知有吳晉武帝有滅吳之
緩際江漢之心是數公者固不以邊警煩君父為其居者亦可以委其
責而高枕矣人非數公而苟弛其術繼則掌北門之管者未必不召

寇而起釁也（僖三十二年傳）此又人君之當戒

威公與文姜如齊

桓十八年公與文姜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易此必敗公弗聽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謀之以告夏四月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脩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畏于大國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

（威）敬二寇人甚於兵革（兵革）公文姜也禮婦齊有自隨其城郭所以致殺身之禍而不知畏無形之寇（物欲也能語）（兵革）（句絕住）

天下同知畏有形之寇（兵革）而不知畏無形之寇（物欲）者有形之寇（兵革）也寇攘吾城人之登陴者冒風雨犯雪霜窮晝夜親矢石而不敢辭者豈非一失此城則立為虜矣（城郭能禦有形之寇禮能禦無形之寇）無形之寇人甚於兵革小勞欲之寇人甚於兵革而人每不能守禮（禮）而不知畏故伸而暱之耳（伸而暱之）不知畏故伸而暱之（伸而暱之）知畏則必守禮（禮）矣（守禮）

有形之寇（兵革）可禦也故可得而備禦至於無形之寇發（發）明物欲無窮禮之節人甚於城郭之寇（城郭）能禦有形之寇禮能禦無形之寇（禮）而人每不能守禮（禮）者特以欲之寇人無形可見故伸而暱之耳不知畏故伸而暱之（伸而暱之）知畏則必守禮（禮）矣（守禮）

隘（隘）以談笑之中有戎矣（戎狄）壹與之中有虎豹焉（虎豹能食人）鄉（鄉）之中有戎狄焉（戎狄能殺人）四者（四者）未見有之（之）首藏於香無冥然之間（香冥謂其為鬼無形）而發於卒然忽然之際（卒忽謂其為禍甚速）非聖人以禮（禮）為之防（苟非有禮）以防此寇則人之類滅久矣（皆為物欲誘之陷於死地也曲禮曰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

夫人父母沒諸侯之女嫁為他國君夫人無自歸之禮故詩序以為別兼明微耳

夫人父母沒（諸侯之女嫁為他國君夫人而已之父母）不（常人見此二禮不過謂古之）知（此別嫌疑之）禮（禮）也（切不知此禮能位人之身其功過於喊郭）是禮（禮）以如齊（特文姜已無父母不當歸齊）（又不當與兄同魯因而淫亂犯後一禮）轉眄（轉眄）而罹（罹）祖幹之禍（祖幹）折聲也幹脅骨也公子彭生有力齊侯使與公同車因折其脇脅而殺之（身死異國）為天下笑（威公）

譬君而一死於齊一失於禮而禍遽至此禮能衛人歟公出於禮外故遭此禍人其可斯須去禮耶發得意盡君子視欲如寇轉正謀視禮如城一句應前欲甚於城郭彼其左右則墮其手矣守禮猶愈則遭其禍吾之所以孤立於爭奪陵犯之場得保其生者亦猶無形之寇非天非地非父非母實恃禮以生也無此禮則無此身無此身則無此禮升降俯仰之煩亂之義豈不勝於屠戮戕殺之酷禮雖煩人猶勝於殺戮之痛弁冕環佩之拘禮之服豈不勝於刀鋸斧鉞之加禮雖拘人猶勝人徒於兵革之禍勝人徒見君子常處於至安之地行禮雖拘二字應上文而不知君子常處於至安之地也行禮則要以自入免於煩而惡其拘者亦未見其物欲之害人也世俗所以厚其嗜欲之資而忘其害耳本無形物欲之害人故城之圖于寇者引有形之寇證樓櫓雖密猶恐其來樓櫓猶恐於城下者此言人知畏有形之寇豈有厭樓櫓之煩拘哉壁壘雖險猶恐其乘平聲壁壘雖堅猶恐其突言人知畏二字應上文此言人於守禮則厭惡於守臧則否荀人果禍之太密惡煩與拘耶

辛伯諫周公黑肩

桓十八年周公欲弒桓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遂與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初子儀有寵于桓王桓王屬諸侯周公辛伯諫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

萬乘之君犯之者未必皆得禍士君子之一言雖千百載之後稍犯之則其禍立至何其嚴也辛伯之諫周公而謂並后匹嫡兩政耦國莫能移焉漢高帝犯之而有人彘之禍戚姬有寵於高帝生趙王如意上以太子仁弱欲廢而立趙王大臣爭之及惠帝即位最出射趙王少不能蚤起太后使人持酖飲之黎明帝還趙王已死太后遂斬戚夫人手足去眼熏耳飲瘖藥使居廁中命曰人彘居數日乃召帝觀人彘帝見問知其戚夫人乃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唐高宗犯之而有武氏之篡唐高宗之為太子也入侍太宗見武氏而悅之太宗崩武

氏為尼忌日上請寺行香見之
衰後發言及妃為庶人命司空李勣齎綾冊皇后武氏委以政事擢
與人主陛上欲有所為動為后
大權悉歸中宮黜陟生殺決于
之私唐之宗室戕滅殆盡高宗
之漸而毒流天下嗚呼父子夫婦之間可謂難矣 晉獻公犯之而有里克之變 僖四年晉獻公立
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
連祭之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實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
之公祭之地也賚與犬犬斃與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
新城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
蒲夷吾奔屈九年晉獻公卒里克矯命立奚齊荀息傅之十月里克
作亂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荀息立公子卓十一月克殺公子卓于朝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 隋文帝犯之而有張衡之逐 初上使太子勇參決軍國政時有損益上皆納之勇性寬厚率意任情無矯飾之行上性節儉勇嘗文飾
蜀錦上見而不悅後遇冬至日百官皆詣勇賀勇張樂受賀上知之自
是愚闇始衰漸生猜阻晉王廣
素端恪意因盛言太子不才為
幸臣姦佞大子動靜密告楊素
巧詆數條以成其罪廣及楊素
上疾甚獨孤皇后入侍湯藥上
所遇夫人拜之得免歸於上所
因太子無禮上悉抵狀曰高
百官男女為庶人立晉王廣為太子四年
知之獨有矯飾后由是數稱廣賢楊
素陰使素賛上廢勇立晉王廣亦賂東宮
素于是內外喧謗過失日聞楊素舞文
出其神色有異問其故夫人泫然
付人事獨孤誤我乃呼柳述元

羣臣使公黎言已有妻而
說遂有寵謂之曰我盡誠陳闕不
寵者不過數人何盡忠為告陳氏
在惟欲隨之遂入閉門待人勦
臺成子迫諸寢公說戈將擊之
子欲舍丁庫聞公衝怒將出曰何
誰非陳宗所以不殺子者有如陳宗乃止子我歸焉攻闈與大門
閧庚辰陳恒執公于舒州公
曰吾早從歌之言不及此 齊王芳犯之而有曹馬之爭 三國魏齊王芳明帝崩太子即位八年大將軍曹
爽用何晏鄧颺等請附太后於永寧宮專擅朝政多樹親黨屢改制
度大傳司馬懿與爽有隙懿稱疾不與政事嘉平元年大傳司馬
懿以皇后令收爽爽義晏颺諶等皆下獄勃以太逼不隨庚三勞
元帝犯之而有武昌之叛 晉元帝始鎮江東也王敦與貴同寅協
政群從子弟布列顯要時人為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後敦討導專
功且宗族強盛情益驕恣帝畏而惡之乃引劉隗力抑以為腹

柳甫王氏之權而敎益懷不平隧舉兵反為武昌
保山專制三道法蓄其志始將十年以上待之奪敎後
闖會楊嗣昌忠為相與保山不相悅
激之欲其速反以取信於上保山
將示之曰有密旨令保山將兵入朝討楊國忠發所部十五萬衆反
於陝
小犯則小受禍大犯則大受禍影隨形響隨聲未有如是之速
也辛伯曷嘗有戡勝詛盟之術而必其驗哉亦因理而言耳天下之
甚可畏者莫大于理惟言出於理故凜然刻入字於千百載之上非
雷霆而震非雲霜而嚴非山嶽而峻非江海而險非師旅而威非碁
貿而慘尊之者王畏之者君奪之者亡上林夫人之席由
此而正也漢袁盎青蒲榻涕泣之由此而生也年無字
而識也司馬遷大傳獸聽之譏由此而發也漢史
尾大不掉之譬由此而生也年世儒之文詞愈
多而理愈寡蓋有書五車而無片言之中理者矣辛伯之言如是之
約而古今有國之大戒咸在焉誠所謂文中之敖器歟見家語
二懲篇嗚呼

王伯之言不有國者坐右銘也為國者誠能朝覽夕思奉以周旋則
永譽將而已知上僭之譏未讀易而已知游震之象未讀書而已知
威福之權未讀禮而已知幾甸之制未讀春秋而已知一統之義固
可配無逸之弄唐崔惟時曰元宗即位宋璟皆手寫無逸
圖獻帝置于內殿帝出入觀省以自戒而伐千秋
之鑑也唐元宗千秋節公卿上壽並獻寶鑑張九齡
大箴者唐文宗昏荒數遊幸押北群小聽朝簡忽李總箴上冊袞六
箴其一曰游衣飄視朝希晚也二曰正服翼服御乘法也三
曰罷獻翻飲求珍怪也四曰納海鶻倭棄忠言也五曰謝
鄰國任用群小也六曰防微翼偽游遷輕出也帝不能用不如獻辛
伯之八字

楚武王心湯

莊四年楚武王伐隨將齊入告夫人鄧曼自余心湯鄧曼數
曰王祿盡矣盈而湯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
發大命而王心焉若師徒無虧王覺焉行國之福也王遂行
宰於楠木之下令尹鬬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濫營軍臨隨隨
人懼行成莫敖以王命入盟隨侯且
請為會于漢汭而還濟漢而後發喪

（注：處楚武無理義以養其心所恃者血氣既衰故心隨之而蕩焉若聖賢以心御氣而氣聽命於心故勞逸憂樂死生雖變於前而此心不為之少變）

氣聽命於心者聖賢也（聖賢心為主氣為之役）心為之役此二句破題如破的之勢凡氣之在人（先言眾人之事）逸則肆安逸則肆（安逸則氣舒肆）勞則怠（勞則氣倦）情樂則驕（樂則驕縱）憂則懾（憂患則氣畏懾）生則盈（少壯則氣盈）死則涸（臨死則氣涸竭）氣一也心所命於（聖賢志為）氣故如此志者氣之帥也（聖賢志為氣之帥）氣反為志之帥矣（眾人反是）氣反為志之帥而吾心志之盛衰惟氣之為聽（氣盛則心亦盛氣衰則心亦衰）則心者氣之役也（常人率皆如此）聖賢君子以心御氣而不為氣所御（此下轉說聖賢之氣聽命於心）以心役氣而不為氣所移（此聖賢之從容勞逸）變於前而舜之心未嘗變（不為逸而肆不為勞而怠）羑里之囚（紂囚文王於羑里此聖賢處憂時）

（注：舜耕於歷山南風之琴（舜為天子鼓琴以歌南風）

（注：國爭田訟於虞芮質成於文王此聖賢處勞時）

（注：曾子避幕於武城有越寇之至（曾子為武城宰）請門而聖賢處生死）

（注：曾子再死（曾子再死今曾元欲起易簀此聖賢處死時）

生死變於前而曾子之心未嘗變也（不為生而盈不為死而涸）

自勞自逸自憂自樂自死自生吾心曷嘗不自若哉（楚變夷之國以稱王武王強盛憑陵諸夏滅國而併之）

楚憑陵諸夏（楚變夷之國以稱王武王強盛憑陵諸夏滅國而併之）兵行中國雖臨大敵其心初不為之蕩也（治其季年至臨戰）以堂堂之楚師伐羸爾之隨將授其兵而心蕩焉（羸爾小貌心蕩謂心志散亂）蓋武王初未嘗知治心之理（楚王平日不能以理養心）所恃者血氣之剛耳（心聽命於血氣故臨戰而不懼）氣方剛也（血氣衰動也）故臨敵而心不蕩（心不動）非真能不動也（非能如聖賢之不動心）氣既蕩（血氣衰而蕩散）安能不隨之而蕩乎（心聽命於氣氣蕩而心亦蕩）被鄧曼者（被鄧曼不知此理而妄論）方且謂盈而蕩天之道也（盈而蕩天之謂盈而易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大事將發大命而蕩（蕩王心悉）嗚呼所以蕩王心者豈一女子所能知乎（鄧曼惟不能知既歸之於天）又歸之於鬼神（又謂先告知王祿蕩故蕩王心）抑不知（心即天也初不知心）

之至公即天未嘗有心外之天心即神也心之妙用即神未嘗有心外之神（四則明理與醫）長烏可捨此而他求哉（捨吾心而求天與神者非也）心由氣而蕩（楚子之心因氣而蕩）蕩由心於出（人之血氣皆由心而生）蠢生於稼而害稼者蠢也（蠢喻氣之為物喻心如蛔生於醯而敗醯者蛔也）蛔喻氣醯喻心氣出於心而蕩心者氣也（猶蠢之害稼蛔之敗醯）鄧曼區區四顧而外求猶賊在同室反執市人而訊之愈訊而愈失矣使楚武而悟此則賊吾心者豈他在耶（皆吾心所出豈容外賊）豈他賊既不得而遁（接上句遁字作餘意）善養氣者蓋亦鋤治是氣絕其本根以去心之賊（血氣雖聖賢不能無故當此時為血氣所制）吁又非也（苔言血氣豈可得而除去）浩然之氣與血氣初無異體（孟子所謂浩然之氣亦非別是一氣也）由養與不養（一陳同甫六浩然之氣百練之血氣也）其名爾（不養時為血氣養而無害則為浩然之氣）苟失其養則氣為心之賊（衆人知此）苟得其養則氣為心之輔（聖賢獨能養氣如此）亦何嘗之有哉（為賊為輔均出血氣也）憤亂散越臨死生而失其正（死人不能養氣衆生之變而氣亦變）泰定精明臨死生而得其正（聖賢獨能養浩然之氣也）

鄧三甥請殺楚文王

莊六年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雖甥（姊妹之子）甥養甥請殺楚子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蛟膠其父圖之乎圖之此為時矣）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弗從還年楚子伐鄧十六年楚復伐鄧滅之

（四）（鄰能害吾國猶六氣能致人疾三甥不教鄧侯自治其國而欲殺楚子猶醫者不能數人自養其身而欲除天之六氣也）

陰陽風雨晦明天之六氣也

此亦引喻立意之格六氣之說本左傳昕載醫和對晉平公之言　陰淫寒疾（陰氣過則人感寒疾）陽淫熱疾（陽氣過則人生熱疾）風淫末疾（風過甚則手足瞤）雨淫腹疾（雨過多則腸胃泄注）晦淫惑疾（夜以安身而昏惑過度則盡惑其志）明淫心疾（晝以應事而心過度則勞煎其心）

以上皆醫和之詞 人之六疾也有以醫自業者語人曰六氣者致疾之源 生人六疾必使無陰陽無風雨無晦明然後疾可除 猶言盡去四鄰而後吾國無害 世寧有是理耶 以見三甥之謀謬甚 不歸咎於人而歸咎于天 不能教人養生而責天之六氣 此天下之拙醫也 猶三甥請殺楚子亦拙於謀國矣 守身在我而疾不在于六氣 六氣嘗無而善守身者無疾 守國在我而患不在於四鄰 四鄰未嘗無而善守國而無患 何人而不受六氣其獨致疾者必非善守身者也何國而不接四鄰其獨被患者必非善守國者也端汝視 目不妄視 履 足不妄行 嗇汝精神 謂嗇精神身無所耗 時汝飲食 以養胃氣 審汝藥石 以禦邪氣 ○此四者守身之法 六氣雖沴 毒沴 於汝身何有哉 不能為身之疾 豈汝德澤 治明汝政刑 治其德澤政刑 汝封疆 當訓汝師旅 治兵 封疆師旅以治其外 ○此四者治國之法 四鄰雖暴於汝國何有哉 不能為國之害 鄧之三甥不知國之存亡繫於我之治亂 國治則存國亂則亡 反謂繫於楚子之死生 三甥但知亡鄧者必楚子 汲汲然欲殺之忘內而憂外何其疎也 正如拙醫欲除六氣

亡鄧之禍焉嘗專在於楚耶 患在後 縱楚而亡國者如陳如蔡如許以至於江黃道柏之屬不可一二數也 言亡國者 楚不先加 先伐 兵而唯急于滅鄧者 楚文初即位首滅鄧國 豈非見鄧有可乘之釁乎 國無隙楚豈能滅 吾國有可乘之釁置而不憂 三甥不知以此為憂 顧以鄰敵為憂 能害己 雖楚子可得而殺猶有楚國存焉 楚國猶存豈無能滅我者 雖楚國可得而滅猶有諸侯存焉 諸侯猶存豈無能滅我者 為吾憂者未始有極也 應前亡鄧之原不專在楚 當是時 春秋之時 強陵弱 兵之強者陵蔑微弱之國 衆暴寡之風 民之衆者暴晉寡小之國 備於天下今日齊人滅譚書于諸侯之策矣明日晉人滅虢又書於諸侯之策矣 書於諸侯之史策者常常有之 國有釁可乘諸侯將爭欲滅之亡鄧豈獨一楚哉 見得縱滅楚國鄧猶不免於禍 必若三甥之計非盡吞四鄰不能奠枕亦迂矣 謀國之迂猶病者之拙 嗚呼 又轉一意 四鄰固不可盡吞縱使盡吞 假設如此 亦未可恃以為安也 下文引事發此意 秦不亡於六國未滅之前而亡於六國既滅

之後 桀伐有緡國以有
緡國既滅驕矜以亡隋不亡於南北未一之前而亡于南北既
一之後 文帝以外戚之尊受託孤之重乘茲機運遂迂罔暴襲南
陳則北指則踣于歘忽盈孕年慶嬌立陵
皇威於煬帝所由來遠非一朝一夕也也史論 亡國之釁夫豈在
於陵敵耶 釁宇應前謂國有釁可乘人皆
能滅之釁在我而不在敵國也 三甥之謀謬矣明其三甥
而世猶以有追恨鄧侯不用其言者又歎世
公之論 蓋小人之情咎人而不
咎已也 言小人為此論但
責人而不責已 咎楚而不咎鄧也 所以但責楚之
不責鄧有可滅之釁 桀既放於南巢 又引此事
証者成湯
放桀於
南巢 語人曰吾悔不殺湯於夏臺亦猶後
悔不殺楚子也 桀嘗囚湯於夏臺已而釋之
呼桀雖 僞能殺湯 假設
如此 天下豈能無放桀者耶 蜡殺一湯猶不免也
桀之誣上天雷萬方誅龍逢斐妹喜 見尚書及史記
喜殺也桀皆不之悔而獨悔於不殺湯可謂咎人而不咎已矣桀之
為人非惡不視非惡不聽非惡不言非惡不動造次顛沛無非罪惡

德不稱之二 善言德可謂之善 文自悔以為失 反以不殺
湯為悔 是耶

善之高有欲高其善之心皆備也

魯莊公圍成

莊八年夏師次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師公
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夏書曰皐陶邁種德
德乃降姑務脩德以待時乎 善魯莊公

秋師還君子是以善魯莊公

善 始言小勇與怯相反大勇與怯相類莊公自責而不與
齊校似乎大勇矣然莊公非不欲校蓋怯玄而不敢校耳未
責莊公不合通
齊議論極高

事之相反者莫如勇怯 勇者不怯怯者不勇 而相近者亦莫如勇怯 大勇似怯奮然勁悍
與怯相反者小勇也 此即無劍之勇 浪然温克 詩云飲酒温克 與怯相近者大勇
也 此乃真已後 天下大勇名不出家 曷謂小勇勝小敵者 此言勝小敵 是已 小敵謂
戰鬪 曷謂大勇勝大敵者 夫敵謂 寇敵之來 此言勝大敵 是已 然敵 多至於百萬 雖有百萬之
衆 談笑而麾之 善知兵法者能却有知兵法者談笑之間 猶權

桔槔禍然（險其勢之易也）豈足為大敵哉（此特勝敵之小者耳大莫大於心敵）

忿欲之興（形容心敵）鬱勃熾烈內熬肺腑（無所施）自古賁育韓白之徒（古之勇力之士）戰必勝攻必取（無敵）未嘗不受屈于是敵也（能勝小敵而受屈於大敵賁育韓白）

冠古今之勇者也（古者勇力無比）今勝賁育韓白之所不能勝（彼不能勝心敵）

而君子不特（見得勝大敵為大勇）然戰勝於一心之間非有攻城略地之可紀也（無殺戮之慘）非有獻俘之可駭也（無殺戮俘囚奏凱之可誇也（無獻俘凱捷之舉）

內克莫大之敵（但能自克心中忿欲之敵）而功無毫髮見於世豈識其為勇既勝忿慾之敵則忍人之所不能忍（容人之所不能容）其犯而不校（橫逆之來）

能順受之（能順受之）與怯者相去不能以寸（無形迹可見）勇似快（明大世又將以怯名之矣（內勇而外怯若此類）非有獻俘之譽（無勇怯相通者）

以勇伉（相近而難辨）者也（應前相通者）

然（指點勝敵不知後面正主意乃深賬寬莊公之意）而不能校也（能校也）蓋勇怯相通一語（盡魯莊之意）寬莊公之不能校（魯莊公之不能校）

又不容師（國都成邑）降於齊師（仲慶父請伐齊之日）我實不德（齊師何罪）

無以之（無以之）由（始務修德以待時乎且齊魯同仇（二國同仇）而齊專有其功（專有其功）

人情之所必校也（他人爭此必爭其功）莊公欽負不校（罪已而不追究）

罪齊（並見本節）

意（莊公蓋恢者也（大勇者必恢盡真恢）

大勇不校大怯亦不校（二者所以相似）勇者當義不當校（又立義字以骨子）故勝其私心而不校心敵且能勝之況區區之外敵乎使過義所當校者（校與不校惟義所在）出其餘勇天下已不能當矣（此仁者之勇一怒安天下者也）

不校者勇士之所難也（校者勇士之所難）乃君父不戴天之讐（君父不戴天之讐）

易也（彼當莊之視齊襄（此方明莊公如齊實事）

予謂生乘公而殺之（莊公為之子與齊襄乃必報之仇）義所必校者也（應前義字）

怯僞首為讐人之役不能為君父執仇乃為讐人役使之無恥 至視其取鄆而不校者特畏其強而不敢校耳斷魯莊是大怯使莊公能校姑託罪已脩德之辭以自解于衆言吾所愛父者非不欲校耳實不能耳 豈其本心哉校本心非不欲校顧不能耳 故不校者莊公之所難也莊公之不校與勇者難易政相反應起語捆文者莫如勇怯 犯大不量力而取斃者發明魯不足以敵齊莊公雖不為勇亦庶乎言可以見先王出尚書敵手說 為得比而同之耶不校雖同勇怯則異或曰假設或問文發一意 世固有以弱犯強以小幾善量力者也設此一問為下文設 曰人說論義者不論力義所當然不當校不論力量力義字是 君父之讐義所必討應上文說 不幸而力不勝死於讐敵承上文力 亦不以自獻於先王矣先王出尚書敵手說 以仇敵之怯豈世來有以不量力罪之者也發書之大說 若是則莊公當與魯莊

爭戰之又設一問云齊師既取鄆莊公之爭乎大是眼題文字引此事證不可以見先王出尚書敵手說 莊公之忘君父之讐而與齊通此議論極正大所謂春秋之筆誅意不誅事是也 又不得鄆而爭當此之時則是爭利之師而非復讐之師也 復讐莊重無分說處 然則莊公之是役也爭亦失有爭利之失 不爭亦失有忘讐之失 失在于通齊之始耳不當與讐家通如不問 其爭與不爭非他一失其始進退上下何往而非罪哉 既與齊通更無是處 故曰君子作事謀始引易說封大象辭脈深責莊公通齊之始

齊侯見豕

莊八年冬齊侯游于姑棼遂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于車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刼而束之○蛇鬬于鄭莊十四年初閻於鄭南門中內蛇與外蛇鬬內蛇不勝六年而厲公入公聞之問於申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神降于莘莊三十二年秋七月有神降于莘惠王問諸內史過曰是何故也對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曰亦其物也皆有之王曰若之何對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曰亦其物也皆有之王曰若之何對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曰亦其物也皆有之王曰若之何

○儛童謠僖五年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八月中丙晉侯圍上陽問于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是月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狐突遇申生僖十年冬十月狐突適下國遇太子使登僕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于帝矣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族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之祀君其圖之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有咂者而見我焉許之

逐不見父母而往告之曰帝許我謂有罪矣敝於韓○城鄧有夜登丘唐十六年十二月城鄧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樞有聲如牛唐三十二年冬晉文公卒將殯于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太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蛇出泉宮文十六年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秋八月辛未聲姜薨毀泉臺○鼈鳴亳社襄二十年戚叫于宋太廟曰譆譆出出以報○鳥鳴亳社如曰譆譆甲午宋大災○鄭伯有昭七年鄭人相驚以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女明年子產卒國人益懼齊悼公孫洩及公孫段又相驚以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之○石言于晉昭十八年春晉人言于晉魏獻子曰石言于晉魏獻子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之也非石言也○當璧而拜昭十三年初共王無家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太有事於群望而拜曰群神辟于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偏以璧見於群望曰當璧而拜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寮理璧于大室之庭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康王跨之盡王時加焉子子皆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厥紐闢常龜屬成然焉日曰棄禮違命楚其危哉○鄭龍鬬昭十九年鄭大水龍鬬于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為禜焉子產弗許曰我鬬龍不我觀也龍鬬我獨何觀焉讓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于龍龍迹無水於我乃止也○玉化為石昭二十四年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甲戌津人得諸河上陰不佞以溫人南侵拘得玉者取其玉將賣之則為石玉定而獻之與之東訾○鸜鵒來巢昭二十五年夏有鸜鵒來巢書所無也師已之公出季也鸜鵒之羽八月在外野社饋之馬鸜鵒鵒珠珠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鸜鵒之巢速哉逐逐搆凶父喪勞宋父以驕鸜鵒來巢其姓歌來哭童謠有是今鸜鵒來巢其將及乎○龍見于絳昭二十九年秋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曰吾聞之蠭莫知于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

怪生於罕有止於習常人之情罕見則指以為怪常見則不以為怪矣此句包一篇主意赫然當空者世謂之日粲然徧空者世謂之星油然布空者世謂之雲隱然在空者世謂之山渺然際空者世謂之海六者皆人常見

之物六十空 空中忽有此物
字用得精巧如是者使人未嘗識而驟見之豈不大可怪耶
則怪其所以舉世妄之而不以為異者何也習也 習字應起語習熟也人惟習見此物
故莫 莫字也君高 君高兒神之名 妖 神怪之物 之怪君高妖冶之妖 神怪之事 之 承上文怪 冶兒神之精 木石鱗羽之異 妖異之物 世
爭怪而共傳之者以其罕接於人耳 罕字應起語人惟罕見此事故競怪之 天下之理
本無可怪 主意在此 議論其高 吉有祥瑞之應 凶有禍敗青之應 明有禮樂
禮屬陰 樂屬陽 幽有鬼神 鬼屬陰 神屬陽 是猶有東必有西有晝必有夜也 有東西必有晝
及有祥必有浸有禍必有鬼神 此皆至理 又何怪焉 夫子之不語怪者 子不語怪力亂
神非謂其惑衆也 發此意新 無怪之可語也 引此以證主意 左氏嗜怪時神怪之
事 出其書范甯閻之以評說者是之 吾謂載之者非闢之者亦非
也 孰之者必以為怪而駭其有 闢之者必以為怪而意其無一以為
怪則二子之所同病也人不知 道世人知有一以為無至於心以為怪則 理者少
所知者不出於耳目之外 推知可聞可見之事 耳目之所接者謂之常 習聞習見
為常聽 耳目之所不接者謂之怪 聽而不聞 所以為聲之理 見而不
知 之 察 所可見 日星也雲雷也山海也 耳引起頭六物 非日之所可聞 聲可聞常有形可見故人
而形形者初未嘗見 所以為物之理 以為異厭飫是體貼習字 至於日星
皆世俗飫聞而厭見者也 常力察 不以為異厭飫見者也
何為而明雲雷何為而起山何為而峙海何為而停 此所謂聲二形之理耳不可
聞見者也 是孰知其所以然者乎 孰能知其理用史拗 其事愈近其理愈遠近則
則不知 知之察 其迹愈顯其用愈藏顯則知之藏則不知 人之所不疑者有深可疑者
存焉 人之所不怪者有深可怪者存焉 文近迹顯人固不怪理遠用藏終日習之而
用飲食之間行不著 終日行之而此理不著見 習不察 終日習之而此理不精察
倪 音崖 ○莫見其端孰窮其本莫測其源 尚莫知其端 尚莫知其端 發論於
飲寫其辭于荒忽茫昧之表 辭論於不可測

知之 何其舛於先後也 責人不先窮理而妄用其心 天下皆求其所聞 可聞之聲 而不求其所以聞 聲之理 皆求其所見 而不求其所以見 形之理 使得味於飫聞慤之中 設使人能於常所聞見之中而深知此理之妙 則彼不聞不見 神怪妖異之事亦釋然而疑矣 理之所有 又何疑焉 子路學於夫子 引此事證極切 以事鬼神為問 又以死為問 見論語先進篇 子路之心 蓋以人者吾所自知 不知者鬼神之問矣 子路果知生則必無死之問 至理無故也 觀其鬼神之問 可以占其未知人也 故夫子荅以未能 事人焉能事鬼 觀其死之問 則可以占其未知生也 故夫子荅以未知生焉知死 夫子荅之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能事人則能事鬼 事理神矣 未知生焉知死 此蓋夫子提耳而誨子路無非真實語 世儒乃或以為拒子路之問 豈不哀哉 子路深尚於一言之下 悟至理之本 故白刃在前 辭氣不變 而死 其操志必生鬼神之際 子路其自知之矣 而夫子之教而此 在啓之人 為易以啓文占故 卦爻辭 日孤 孤獨也 登孔氏之學時子路仕於孔悝 欲端其蒙太子聵 下不占 孤 孤獨 而為陰故 子路曰君子死冠不脫其纓 不說其操不以死 遂受孔悝而死 不說 脫也 纓冠系 操志 則死生鬼神之際 子路其自

知之矣 而夫子之教而此 在啓之人 為易以啓文占故 卦爻辭 日孤 孤獨也 登孔氏之學時子路仕於孔悝 欲端其蒙太子聵 下不占 孤 孤獨 而為陰故 子路曰君子死冠不脫其纓 不說其操不以死 遂受孔悝而死 不說 脫也 纓冠系 操志 則死生鬼神之際 子路其自 幽明實相表裏 猶人鬼生死 同此一理 無獨必有對 天下之理 無獨必有對 仇獨立則能 孤獨也 然以其居陰陽止應不孤者也 陰陽極於疑猜 疑之甚則人莫之與 故至於陰孤 陽獨立也 睽 幽明 而為兩途 謂幽自幽 明自明 睽生疑 疑生怪 睽極生疑 極生怪 故賁塗之豕 六三本正應而上九疑之 故見六三若載車 載車之鬼 見六三若載車 其怪也 陰醜 詭幻無所不至 無可疑而疑 其污也 是交居睽之孤 子然孤立 睽之上九 然無可疑而疑無可 至怪而怪故至於此 然至理之本同 然者終不可睽 幽明本一理也 疑則射 疑心既解 疑孤而射之 解則止 疑心既解 說孤而不射 疑則寇 寇始知六三非寇 而止為寇 解則婚 婚媾既辟 而為兩途 謂明自明 幽自幽 睽生疑 疑生怪 怪者特未能合幽明而為一耳 知幽明 已婚媾之親也 向之疑以為怪 理則無可 怪之事 猶陽之發見 陽氣常舒 陰之伏匿 陰氣常斂 陽明陰幽 常若不通 陰陽

未和故也及二氣和而為雨伊川解云陰陽和則為雨則陽中有陰陰中有陽孰見其異哉釋曰雨則陰陽和而為雨則群物潤幽明合而為一則群疑亡吉之義

釋群疑融通灌注和同無間平日所疑蕩滌而不復存矣無疑則何怪之有○此類語是就雨上發出疑亡之皆如灌注蕩滌等字下得精巧子路之問人鬼死生聖人而豪釐是誰之罪耶

夫子之言豈非遇雨而群疑亡乎牽合此時文之弊也故今注中多發明易卦本旨左氏與子路悟幽明之一理故也○今案此篇以見其義然與東萊說間有不合處說詳引據卦爻辭本無幽明之說似所引據卦爻辭本無幽明之說似

同遊夫子之門者也猶不能除曖昧之怪之習然則夫子之雨亦擇地而降歟曰非也五日霖霪而姑妻憂不能沾滴之澤焉非雨之有所吝我無以受之也我無以受之則日見晞雨猶為不遇雨日見聖人猶為不遇聖人而豪氂是誰之罪耶

孫無知弑襄公

如遇襄公弑之二人則之次作亂

易為說秩將傾者難為功樂論病而憚治病此人之通患也齊襄公孫無知之弑襄公論者本其禍端歸之僖公其說曰國無二嫡禮無二嫡基於衣服禮秩之微而成於篡弑戕奪之酷齊之禍肅非僖公為之乎嗚呼此論病也非治病也當僖公之時獻此言可矣及襄公之時始為此言何其晚耶追論前日之失而不能已今日之禍君子不貴也君子不幸而立襄公之朝寧肯徒咎既往一無規畫拱手而待禍耶天下無不可為之時而無不可除之患未然之前吾則有防患之術已然之後吾則有救患之術唯所遇如何耳在襄公世禍患已成防患之術既往而不必論請獨論救患之術恩與怨親讐讐人皆以為不可並也殊不知易恩者莫如怨易親者莫如讐公孫無知雖託於公族而僖公假以非分之寵上偪正嫡方襄公吾事

宮之時以人情愛之豈能不忌且恨哉僖公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想無知之心自知襄公必憤其宿忽投于廢絀踈棄之域矣使襄公釋然待之加厚則無知必謂本當見怨反得恩焉本當見讐反得親焉吾何以得此於彼哉始以為憂今乃吾之父始以為很今乃吾之兄既得望外之施亦必思望外之報矣然則向之怨所以彰今日之恩也向之讐所以彰今日之親也襄公果知此則變無知悖逆之心為忠義之心非徒可以除患抑又可以召福矣昔漢定陶王少而愛長多材藝元帝奇之毋昭儀又幸幾代皇后太子成帝卽位緣先帝意遇異于他王元帝開其隙而成帝能合其隙見漢書本傳此所以有憾公之失而無襄公之禍也成帝之心思吾親不可得而見見吾親之父所以親之者猶見吾親焉吾親既沒無所致其孝今享吾親之所享亦猶享吾親也愛親之心方篤篤愛而不能入其胷次自親之外無

[illegible] 公仇[illegible] 有記吾一身之孃[illegible] 子隙必吾愛親之[illegible] 心親之愛而思[illegible] 之於諸呂[illegible] 之隙先已後親[illegible] 已墮於不孝矣又[illegible] 植之於魏三國魏陳思王植以才[illegible] 魏[illegible] 人[illegible] 孝明帝遂謫于[illegible] 事[illegible] 為之辯冀太祖猶疑幾為太子[illegible] 帝每奏植辭潤悖慢遂賤植為[illegible] 子望出武帝之右特為文帝所[illegible] 曰先帝[illegible] 也幾為太子者數矣及帝寢疾憂[illegible] 王魏陳思故事而立臨崩既疏[illegible] 手以[illegible] 帝後中書[illegible] 帝[illegible] 知憤怨歐血而死死亡相尋吾未[illegible] 皆不恨惠文武三帝之怨于孝也安得以成帝之風警之乎雖然先君之所愛從而愛之孝也苟欲而不制馴致叔段州吁之亂將柰何曰愛之必欲全之授之以權而長其惡是致之於死地也焉得愛

齊威公入齊

莊九年雍廪殺無知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秋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傳曰子糾長而好內桓公子小白入于莒小白先入子糾後入魯人為子糾故欲殺小白小白走而得免及桓公即位使魯殺子糾召管仲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于內我不如鮑叔治國家不如夷吾請生之公從之

賈莊公亡父之讐而納子糾管敬仲忘主之讐而事威公齊威公忘身之讐而用管仲不可忘者父讐也忘其不可忘者威公之義也獨管仲之事論者疑焉子糾其主也威公其主之讐也不死其主而相其讐宜若得罪於名教今反見稱於孔子此論者之所共疑也競騖騖者至伯樂而定競是非者至孔子而定既經孔子豈復容異同之論乎雖然無所見而苟異聖人者狂也無所見而苟同聖人者愚也已則無所見徒假聖人以為重曰伯樂所譽其馬必良孔子所譽其人必賢使有問其所以良其所以賢者必錯愕吃訥左右視而不知所對矣隨伯樂而譽焉者未知孔子而譽孔子而譽人者未知人天下之事知當自知也名子之學從實而不從名吾心未定雖聖人之言不能使之定是豈妄疑聖人之言者哉其從聖人以心不以貌此眞從聖人者也是故問孔子稱管仲之言必當求孔子稱管仲之意豈以管仲所在者寡而所直者衆耶所譏者小而所伸者大耶嗚呼在尺直尋在聖門中無是事也又況事讐之莊不得為寡譏道信身在聖門之與威公均非正嫡也均非當立也然春秋書納糾而不繫以子薄昭言殺弟而不與之兄是糾少而尤不當立者也向若威公殺糾子

未入齊之前則是兩公子爭國而相殺者耳管仲讐威公可也當乾
詩之戰威公之位已定社稷既有奉矣民人既有歸矣是威公者齊
之君也糾者齊之亡公子也以亡公子而欲于國之統威公以君非
臣糾以臣犯君曲直客主之勢判然矣威公既得鹿而追治逐鹿之
罪滅親親之恩固可深責然以齊君而殺齊之亡公子非兩下相殺
者也君之殺其臣雖非其罪為臣之黨者敢以為讐乎此管仲所以
事威公孔子所以許管仲也人弟知管仲之事讐耳孰知仲之不當
讐威公哉知仲之不當讐威公則知仲實未嘗事讐也苟徒信孔子
之言而不復深攷其所以言則反君事讐皆將自附于管仲矣噫仲
果反君事讐則雖萬善不足以贖況區區之伯功耶

戰長勺

魯十一年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
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

日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
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
對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
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
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
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
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士氵
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諫晉侯伐虢并二十
戎誰與大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
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弥縫啖敗戰將饑

而還儒之論每為武夫所笑釘金鼓震天旌旗四合車馳轂擊百死一生
取踞床溺冠之辱也魯莊公與齊戰于長勺莊公伐齊納子糾威公
兩軍相望此為何時勝敗決矣頃刻而以聽獄用情對曹劌之問戰見本
其迂闊而遠於事情耶平時聽獄與頃刻爭戰何所關係以迂闊也題註何
陳餘則見許矣宋襄陳餘慕為仁義之兵皆以迂闊是言也持以語宋襄
而取敗亡者故知聞此言必見許也持以語孫武吳

起貝勒悔矣孫武吳起皆以變許用兵而取勝將故知聞此言似見悔也彼曹劌遽以一戰許之曹劌聞莊公察獄之言意者劌亦孟子遠儒曲士之流歟毋乃宋襄陳餘之徒歟腰荅之云可以一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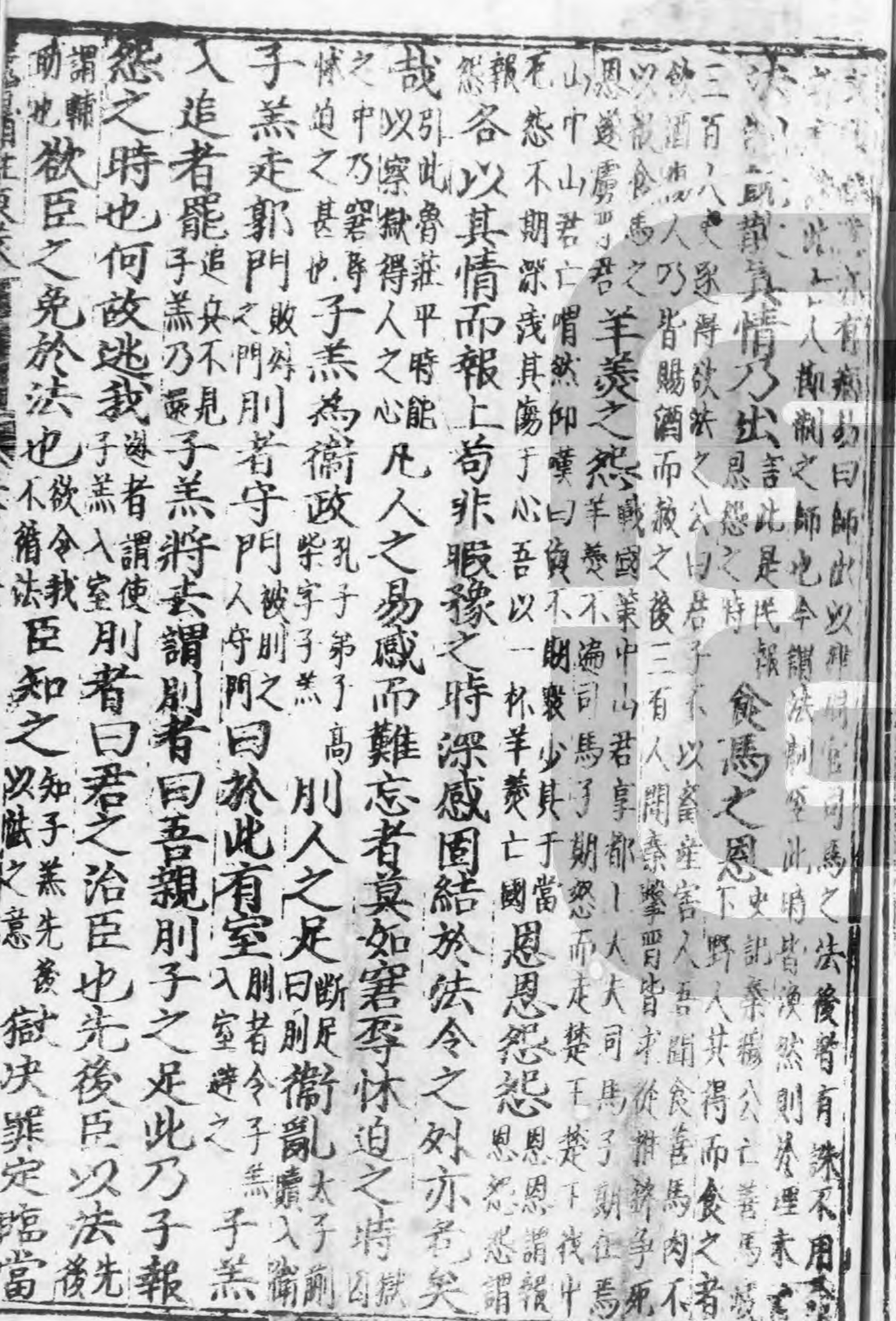
其從莊公戰轉說曹劌深以我之盈秉彼之竭為言蓋我初鼓而氣盈彼三鼓而氣竭鼓之鼓而氣竭以我之整逐齊之亂下視其微之亂上望其旗之靡乃使逐齊師

武吳起並驅爭先論兵以迂闊而用兵則精密初非宋襄陳餘僨匹也非如此章真迂闊者

使莊公之言察獄之言誠迂闊而不切事情豈足以動劌之聽耶設問曹劌所非莊公迂闊之語其所以深賞而亟許之者殆必有說也此篇分五節設疑之體下文乃發出正意

馬之所以不敢肆者街轡東之也街轡所以馭馬臣之所以不敢肆意者法制束之也法制所以馭民街轡敗然後見馬之真性決制弛然後見民之真性此一節以馬喻民對說故以馬與民對說

民之不敢怨雲之不敢叛者刼於法制耳此節指愚者當有者賢君之臨民安有於法制之外哉言此是民恩怨之情乃出言此是民恩怨之情乃出大敵在前一日當用兵時豢驌懼踏也驌懼驚也平日之所謂法制者至是皆渙然而解散矣此段



文有痛切曰師出以律之法後晉有殊不用馬之法制在司馬之法制至此明皆渙然則法制安在哉

人與制之師也今謂法制至此明皆渙然則法制安在哉

三百人之眾得飲法之公曰君子不以盜食馬之恩怨之情乃出言此是民恩怨之情乃出

飲酒而人乃皆賜酒而殺之後三百人聞秦穆公之善馬肉不以盜食馬之食馬之恩史記秦穆公亡善馬數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

恩愛處可忘君之羊羹之怨戰國策中山君享都士大夫司馬子期在焉羊羹不遍司馬子期怨而走楚王伐中山中山君亡嘗竊羹嘗皆求從楚王伐中山君亡嘗竊羹嘗皆辭爭死

有怨不期深淺其傷于心吾以一杯羊羹亡國恩恩怨怨恩恩讎報少其于當有報怨各以其情而報上苟非暇豫之時深感固結於法令之外亦若矣

哉引此魯莊平時能以察獄得人之心凡人之易感而難忘者莫如窘辱怵迫之時深感固結於法令之外亦若矣

之中乃署辱之甚也子羔為衛政孔子弟子高柴字子羔

子羔走郭門刖人守門被刖之門人守門曰於此有室刖者守門之門人守門曰於此有室刖者令子羔入室避之子羔入之追者罷追者見子羔乃還子羔將去謂刖者曰吾親刖子之足刖者曰君之治臣也先後臣以法先後之怒之時也何故逃我逃者謂使子羔入室刖者欲令我子羔先入室避之意

欲臣之免於法也欲令我免於法也不循法臣知之以法之意

論刑及至緩罪之蔣君歟然不樂前去見子羔有不忍見於顏色臣又知之羔有不忍此臣之所以晚君也故使子羔入室逃避蓋人方在縲紲之中縲紲繩索也謂人坐獄時鎖鐐之施視若金石毛髮之惠視若丘山子羔一有司耳治獄之官徒有哀矜之意初無哀矜之實有司不能體人之累其遇寇難人猶且報之若是則君尚報子羔之恩況莊公君臨一國之北非有司小大之比乎所以曹劌許之戰獄死地也戰亦死地也戰獄皆必以情獄謂小大皆當精實民既樂為之死則陷堅郤敵陷堅兵却敵人特餘事耳言其不難耳公之言吾見其切而不見其迂也吾嘗論古人之言兵與後人之言兵截然不同曹劌問何以戰公始對以惠民劌不以為然則對以享神劌又不以為然則對以聽獄三咎曹劌之問略無片言及於軍旅後人之有論所以戰者古人之言戰也軍旅形勢者何耶蓋有論戰者後人之言戰也

而得功也然耐安于為惡不自悔而終人天下亦從而相咎本所犯者一罪耳論其惡而不自外詐也嫁其惡而終人險也變一惡而數惡日滋月長自十而百自百而千自千而萬覆國亡身遺臭後世由不能改天下之惡而長天下之惡也禹湯受其罪而終不能汙衆紂辭其罪而終不能逃一興一亡邈然邈絶揆厥本原不過差之辭受之間而已吾是以益知其相近雖然大聖大惡相近若此晝酣盜賊翻然為善者尚多有之未聞有既聖而復為惡者何也曰河之險人則死出則生死生之分絶跬步人固有陷其中而得脫者矣豈有既出而復肯入者哉